



唐宋小說精選

李華卿編

神州國光社



857.41

馮玉梅團圓

目次

碾玉觀音·····	一
菩薩蠻·····	三〇
西山一鬼窟·····	四九
志誠張主管·····	八一
拗相公·····	一〇一
錯斬崔寧·····	一二六
馮玉梅團圓·····	一五五

神州光社刊行

116510

碾玉觀音

(上)

山色晴嵐景物佳，

煖烘回雁起平沙；

東郊漸覺花供眼，

南陌依稀草吐芽。

*

堤上柳，



未藏鴉，

尋芳趁步到山家；

隴頭幾樹紅梅落，

紅杏枝頭未着花。

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；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：

每日青樓醉夢中，

不知城外又春濃；

杏花初落疎疎雨，

楊柳輕搖淡淡風。

*

浮畫舫，

躍青鸞，

小橋門外綠陰籠；

行人不入神仙地，

人在珠簾第幾重。

這首詞說仲春景致；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：

先自春光似酒濃，

時聽燕語透簾櫳，

小橋楊柳飄香絮，

山寺緋桃散落紅。

*

鶯漸老，

蝶西東，

春歸難覓恨無窮；

侵墻草色迷朝雨，

滿地梨花逐曉風。

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，——原來這春歸去，是東風斷送的。有詩道：

春日春風有時好，

春日春風有時惡；

不得春風花不開，

花開又被風吹落。

蘇東坡道，「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，是春雨斷送春歸去。」有詩道：

雨前初見花間蕊，

雨後全無葉底花；

蜂蝶紛紛過牆去，

卻疑春色在鄰家。

秦少游道，『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是柳絮飄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三月柳花輕復散，

飄颻澹蕩送春歸；

此花本是無情物，

一向東飛一向西。

邵堯夫道，『也不干柳絮事，是胡蝶採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當三月，

胡蝶飛來忙劫劫；

採將春色向天涯，

行人路上添淒切。

曾兩府道，『也不干胡蝶事，是黃鶯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豔正濃，

春宵何事老芳叢？

黃鸝啼得春歸去，

無限園林轉首空。

朱希真道，『也不干黃鶯事，是杜鵑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杜鵑叫得春歸去，

物邊啼血尙猶存；

庭院日長空悄悄，

教人生怕到黃昏。

蘇小妹道，『都不干這幾件事，是燕子啣將春色去。』有蝶戀花詞爲證：

妾本錢塘江上住，

花開花落，

不管流年度；

燕子啣將春色去，

紗窗幾陣黃梅雨。

斜插犀梳雲半吐，

檀板輕敲，

唱徹黃金縷；

歌罷綵雲無覓處，

夢回明月生南浦。

王岩叟道，『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也不干柳絮事，也不干胡蝶事，也不干黃鶯事，也不干杜鵑事，也之干燕子事，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。』曾有詩道：

怨風怨雨兩俱非，

風雨不來春亦歸。

腮邊紅褪青梅小，

口角黃消乳燕飛；

蜀魄健啼花影去，

吳蠶強食柘桑稀。

直惱春歸無覓處，

江湖辜負一蓑衣。

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？

紹興年間，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，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。當

時怕春歸去，將帶着許多釣眷遊春。

至晚回家，來到錢塘門裏，車橋前面，釣眷轎子過了，後面是郡王轎子到

來。只聽得橋下裱褙鋪裏一個人叫道，『我兒，出來看郡王！』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，叫幫總虞候道，『我從前要尋這個人，今日却在這裏。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。』當時虞候聲諾來尋。

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？正是：

塵隨車馬何年盡，

情繫人心早晚休。

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，出着一面招牌，寫着：『瓌家裝裱古今書畫』。鋪裏一個老兒，引着一個女兒，生得如何：

雲鬢輕籠蟬翼，蛾眉淡拂春山；

朱唇綴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；

蓮步半折小弓弓，鶯囀一聲嬌滴滴。

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。

虞候卽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。婆婆把茶點來。虞候道，「啓請婆婆，過對門裱褙鋪裏請瓌大夫來說話。」

婆婆便去請到來。兩個相揖了就坐。瓌待詔問，「府幹有何見諭？」

虞候道，「無甚事，閒問則個。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，是令愛麼？」

待詔道，「正是拙女；止有三口。」虞候又問，「小娘子貴庚？」待詔應

道，「一十八歲。」再問，「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却是趨奉官員？」待詔

道，「老拙家寒，那討錢來嫁人，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。」虞候道，「小

娘子有甚本事？」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，有詞寄眼兒媚爲證：

深閨小院日初長，

嬌女綺羅裳；

不做東君造化，

金針刺繡羣芳樣。

斜枝嫩葉包開蕊，

唯只欠馨香；

曾向園林深處，

引教蝶亂蜂狂。

原來這女兒會繡作。

虞候道，「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；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獻與郡王？」

陳公歸去與婆婆說了。到明日，寫一紙獻狀，獻來府中。郡王給與身價，因此取名秀秀養娘。

不則一日，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。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。郡王看了歡喜；道，「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，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？」去府

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，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，『這塊玉堪做甚麼？』內中一個道，『好做一副勸盃。』郡王道，『可惜！恁般一塊玉，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？』又一個道，『這塊玉，上尖下圓，好做一個摩侯羅兒。』郡王道，『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，尋常間又無用處。』

數中一個後生，年紀二十五歲，姓崔，名甯，趨事郡王數年，是昇州建康府人。當時叉手向前，對着郡王道，『告恩王：這塊玉，上尖下圓，甚是不好，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。』郡王道，『好，正合我意！』就叫崔甯下手。

不過兩個月，碾成了這個玉觀音。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；龍顏大喜。崔甯就本府增添請給，遭遇郡王。

不則一日，時遇春天，崔待詔遊春回來，入得錢塘門，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，則聽得街上鬧炒炒，連忙推開樓窗看時，見亂烘烘，道，『井亭橋有遺漏！喫不得這酒成！』慌忙下酒樓看時，只見：

初如螢火，次若燈火；千條蠟燭焰難當，萬座參盆敵不住。六丁神

推倒寶天爐；八力士放起焚山火。驪山會上，料應褒姒逞嬌容；赤

壁磯頭，想是周郎施妙策。五通神捧住火葫蘆；宋無忌趕番赤騾

子。又不曾瀉燭澆油，直恁的烟飛火猛！

崔待詔望見了，急忙道，『在我本府前不遠！』奔到府中看時，已搬挈得罄盡，靜悄悄地無一個人。崔待詔既不見人，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個婦女，搖搖擺擺，從府堂裏出來，自言自語，與崔甯打個胸廝撞。崔甯認得是秀秀養娘，倒退兩步，低聲唱個喏。

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甯許道，『待秀秀滿日，把來嫁與你。』這些衆人都攛掇道，『好對夫婦！』崔甯拜謝了，不則一番。崔甯是個單身，却也癡心；秀秀見恁地個後生，却也指望。

當日有這遺漏，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，從左廊下出來，撞見崔甯，

便道，「崔大夫，我出來得遲了，府中養娘各自四散，管顧不得。你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。」

當下崔甯和秀秀出府門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橋。秀秀道，「崔大夫，我脚痛了，走不得。」崔甯指着前面道，「更行幾步，那裏便是崔甯住處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脚，却也不妨。」到得家中坐定；秀秀道，「我肚裏飢，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。我受了些驚，得杯酒喫更好。」當時崔甯買將酒來，三五兩盞。正是：

三杯竹葉穿心過，

兩朵桃花上臉來。

道不得個「春爲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」秀秀道，「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，把我許你，你兀自拜謝：你記得也不記得？」崔甯叉着手，只應得喏。秀秀道，「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，「好對夫妻！」你怎地到忘了？」

崔甯又則應得啫。秀秀道，「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？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崔甯道，「豈敢。」秀秀道，「你如道不敢，我叫將起來，教壞了你。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裏去說。」崔甯道，「告小娘子；要和崔甯做夫妻不妨，只一件，這裏住不得了。要好趁這個遺漏，人亂時，今夜就走開去，方纔使得。」秀秀道，「我既和你做夫妻，憑你行。」當夜做了夫妻。

四更以後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。離不得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迤邐來到衢州。崔甯道，「這裏是五路總頭，是打那條路去好？不若取信州路上去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幾個相識，怕那裏安得身。」即時取路到信州。

住了幾日，崔甯道，「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，若說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，不當穩便。不若離了信州，再往別處去。」兩個又起身上路，徑取潭州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却是走得遠了。就潭州市裏，討問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寫着『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』。崔甯便對秀道，『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，料得無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長久夫妻。』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，見

崔甯是行在待詔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。

崔甯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。有曾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當夜失火，不見了一個養娘，出賞錢尋了幾日，不知下落。也不知道崔甯將他走了，見在潭州住。

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開門，見兩個着皂衫的，一似虞候府幹打扮，入來鋪裏坐地，問道，『本官聽得說，有個行在崔待詔，教請過來做生活。』崔甯分付了家中，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。便將崔甯到宅裏相見官人，承攬了玉作生活，回路歸家。

正行間，只見一個漢子，頭上帶個竹絲笠兒，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，

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，着一雙多耳麻鞋，挑着一個高肩擔兒，正面來，把崔甯看
了一看，崔甯卻不見這漢面貌，這個人却見崔甯，——從後大踏步尾着崔甯來。
正是：

雖家稚子鳴榔板，

驚起鴛鴦兩處飛。

(下)

竹引牽牛花滿街，

疏籬茅舍月光篩；

琉璃盞內茅柴酒，

白玉盤中簇豈梅。

休懊惱，

且開懷，

平生贏得笑顏開；

三千里地无知己，

十萬軍中掛印來。

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，從順昌入戰之後，閒在家中，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。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，家道貧寒，時常到村店中吃酒。店中人不識劉兩府，歡呼囉皂。劉兩府道，『百萬番人，只如等閒，如今卻被他們誣罔！』做了這隻鷓鴣天，流傳直到都下。

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。見了這詞，好傷感，『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！』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。

今日崔甯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，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。却經

由潭州路過，見崔甯從湘潭路上來，一路尾着崔甯到家，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，便撞破他們道，「崔大夫，多時不見，你却在這裏！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？」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，今遇着你們。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，——也好。」當時說殺崔甯夫妻兩個，被他看破。

那人是誰？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，從小伏侍郡王，見他朴實，差他送錢與劉兩府。那人姓郭，名立，叫做郭排軍。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，安排酒來請他，分付道，「你到府中，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！」郭排軍道，「郡王怎知得你們兩個在這裏。我沒事却說甚麼。」當下酬謝了出門。

回到府中，參見郡王，納了回書，看看郡王道，「郭立前日下書回，打潭州過，卻見兩個人在那裏住。」郡王問，「是誰？」郭立道，「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。請郭立吃了酒食，教休來府中說知。」郡王聽說，便道，「耐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！却如何直走到那裏？」郭立道，「也不知他仔細；只見

他在那裏住地，依舊掛招牌做生活。」

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，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，帶着做公的，備了盤纏，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，同來尋崔甯和秀秀。却似：

皂雕追柴燕，

猛虎啖羊羔。

不兩月捉將兩個來，解到府中。報與郡王得知，即時陞廳。原來郡王殺番人時，左手使一口刀，叫做小青；右手使一口刀，叫做大青；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！那兩口刀，鞘內藏着，掛在壁上。郡王陞廳，衆人聲郡，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。郡王好生焦燥，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，右手一掣，掣刀在手，睜起殺番人的眼兒，咬得牙齒剝剝地響。當時謊殺夫人，在屏風背後，道，「郡王！這裏是帝輦之下，不比邊庭上面。若有罪過，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。如何胡亂凱得人？」郡王聽說，道，「耐耐這兩個畜生逃走！今

日捉將來，我惱了，如何不甄？既然夫人來勸，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；把崔

甯解去臨安府斷治。」

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。解這崔甯到臨安府，一一從頭供說：「自從當

夜遺漏，來到府中，都搬盡了。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，揪住崔甯道，「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？若不依我口，教壞了你。」要共逃走。崔甯不得已。與他同走。只此是實。」

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。郡王是個剛直的人，便道，「既然恁地，寬了崔甯，且與從輕斷治。」崔甯不合在逃，罪杖，發遣建康府居住。」

當下差北押送。方出北關門，到鵝項頭，見一頂轎兒，兩個人抬着，從後面叫，「崔待詔，且不得去！」崔甯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，趕將來又不知恁地，心下好生疑惑。傷弓之鳥不敢攬事，且低着頭只顧走。只見後面趕將上來，歇了轎子，一個婦人走出來，不是別人，便是秀秀，道，「崔待詔，你如今

去建康府，我却如何？崔甯道，『却是怎地好？』秀秀道，自從解你去蘄安府斷罪，把我捉入後花園，打了三十竹篔，遂便趕我出來。我知道你建康府去，趕將來同你去。』崔甯道，『恁地却好。』討了船，直到建康府。押發人自回。

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，就有一場是非出來。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，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；他又不是王府中人，去管這閒事怎地。況且崔甯一路買酒買食奉承他好，回去時，就隱惡而揚善了。

再說崔甯兩口在建康居住，既是間斷了，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，依舊開個碾玉作舖。渾家道，『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；只是我家爹媽，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，兩個老的吃了些苦。當日捉我入府時，兩個去尋死覓活；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。』崔甯道，『最好。』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

母。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，到臨安府，尋見他住處，問他鄰舍。指道，「這一家便是。」

來人去門首看時，只見兩扇門關着，一把鎖鎖着，一條竹竿封着。問鄰舍，「他老夫妻那裏去了？」鄰舍道，「莫說！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，獻在一個奢遮去處。這個女兒不受福德，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。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，送在臨安府吃官司。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。老夫妻見女兒捉去，就當下尋死覓活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。」來人見說，再回建康府來，兀自未到家。

且說崔甯正在家中坐，只見外面有人道，「你尋崔待詔住處，這裏便是。」崔甯叫出渾家來看時，不是別人，認得是璩公孀婆。都相見了，喜歡的做一處。

那去取老兒的人，隔一日纔到，說如此這般，尋不見，却空走了這遭。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。兩個老人道，『却生受你。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，教我尋來尋去，直到這裏。』其時四口同住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朝廷官裏，一日，到偏殿看玩寶器，拿起這玉觀音來看，這個觀音身上，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。即時問近侍官員，『却如何修理得？』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，『好個玉觀音！怎地脫落了鈴兒？』看到底下，下面碾着三字，『崔甯造』，『恁地容易；既是有人造，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。』

敕下君王府，宣取碾玉匠崔甯。郡王回奏，『崔甯有罪，在建康府居住。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甯到行在歇泊了。當時宣崔甯見駕，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。崔甯謝了恩，尋一塊一般的玉，碾一個鈴兒接住了，御

前交納，破分請給養了崔甯，令只在行在居住。崔甯道，「我今日遭際御前，爭得氣。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鋪，須不怕你們撞見！」

可煞事有鬪巧，方纔開得鋪三兩日，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，就是那郭排軍，見了崔待詔，便道，「崔大夫，恭喜了！你却在這裏住。」抬起頭來，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。郭排軍吃了一驚，拽開脚步就走。渾家說與丈夫道，「你與我叫住那排軍，我相問則個。」正是：

平生不作皺眉事，

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。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，口裏喃喃地道，「作怪！作怪！」沒奈何，只得與崔甯回來，到家中坐地。渾家與他相見了，便問，「郭排軍，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，你却歸來說與郡王，壞了我兩個的好事。今日遭際御前，却不怕你去說！」郭排軍喫他相問得无言可答，只得

道一聲『得罪』，相別了。便來到府裏，對着郡王道，『有鬼！』郡王道，『這漢則甚？』郭立道，『告恩王，有鬼！』郡王問道，『有甚鬼？』郭立道，『方纔打清湖河下過，見崔甯開個碾玉鋪，却見櫃身裏一個婦女，便是秀秀養娘。』郡王焦躁道，『又來胡說！秀秀被我打殺了，埋在後花園，你須也看見；如何又在那裏？却不是取笑我！』郭立道，『告恩王，怎敢取笑。』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。怕恩王不信，勒下軍令狀了去。』郡王道，『真個在時，你勒軍令狀來。』

那漢也是含苦，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。郡王收了，叫兩個當直的轎番抬一頂轎子，教，『取這妮子來！若真個在，把來凱取一刀；若不在，郭立，你須替他凱取一刀。』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，正是：

麥穗兩歧，農人難辨。

郭立是關西人，朴直，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。三個一逕來到崔甯家

裏。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，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，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。郭排軍道，『小娘子！郡王鈞旨教命取你則個。』秀秀道，『既如此，你們少等，待我梳洗了同去。』即時入去梳洗，換了衣服，出來上了轎，分付了丈夫。

兩個轎番便抬着逕到府前。郭立先入去。郡王正在廳上等待。郭立唱了喏，道，『已取到秀秀養娘。』郡王道，『着他入來。』郭立出來，道，『小娘子，郡王教你進來。』掀起簾子看一看，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，開着口，則合不得。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！問那兩個轎番；道，『我不知。只見他上轎，抬到這裏，又不曾轉動。』那漢叫將入來，道，『告恩王，恁地真個有鬼！』郡王道，『却不耐耐！』教人；『捉這漢！等我取過軍令狀來，如今凱了一刀！』先去取下小青來。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，也有十數次官了；蓋緣是粗人，只教他做排軍。

這漢慌了，道，「見有兩個轎番見證，乞叫來問。」即時叫將轎番來，道，「見他上轎，抬到這裏，却不見了。」說得一般，想必真個有鬼。只消得叫將崔甯來問。便使人叫崔甯來到府中。崔甯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郡王道，「恁地，又不干崔甯事，且放他去。」崔甯拜辭去了。郡王焦躁，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。

崔甯聽得說渾家是鬼，到家中問丈人丈母。兩個面面相覷，走出門，看着清湖河裏，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。當下叫人打撈，便不見了尸首。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，兩個老的聽得說，便跳在河裏，已自死了。這兩個也是鬼。

崔甯到家中，沒情沒緒，走進房中，只見渾家坐在床上。崔甯道，「告姐姐，饒我性命！」秀秀道，「我因爲你，吃郡王打死了，埋在後花園裏。却恨郭排軍多口。今日已報了冤仇，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。如今都知道我是鬼，容身不得了。」道罷起身，雙手揪住崔甯，叫得一聲，四肢倒地。

鄰舍都來看時，只見：

兩部脈盡總皆沉，

一命已歸黃壤下。

崔甯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。

後人評論得好：

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，

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。

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，

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。

菩薩蠻

利名門路兩無憑，百歲風前短焰燈。

只恐爲僧僧不了，爲僧得了盡輸僧。

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温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，姓陳，名義，字可常，年方二十四歲，生得眉目清秀，且是聰明，無書不讀，無史不通。紹興年間，三舉不第，就于臨安府衆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化。那先生言，『命有華蓋，却無官星，只好出家。』

陳秀才自小聽得他母親說，生下他時，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；今日功名蹭蹬之際，又聞星家此言；忿一口氣，回店歇了一夜，早起算還了房宿錢，雇人挑

了行李，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，做了行者。

這個長老博通經典，座下有十個侍者，號爲『甲』『乙』『丙』『丁』『戊』『己』『庚』『辛』『壬』『癸』，皆讀書聰明。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

第二位侍者。

紹興十一年間，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，時遇五月初四日，府中裹粽子，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，『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，可打點供食齋備。』都管領鈞旨，自去關支銀兩，買辦什物，打點完備。

至次日早飯後，郡王點看什物，上轎，帶了都管，幹辦，虞候，押番，一千人等，出了錢塘門，過了石涵橋大佛頭，逕到西山靈隱寺。先有報帖報知。

長老引衆僧鳴鐘擂鼓，接郡王上殿燒香。請至方丈坐下。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，分立兩旁。郡王說，『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，今日依例布施。院子，抬供食獻佛，大盤托出粽子，各房都要散到。』

郡王閒步廊下，見壁上有詩四句；

齊國會生一孟嘗，晉朝鎮惡又高強。

五行偏我遭時蹇，欲向星家問短長！

郡王見詩，道，「此詩有怨望之意；不知何人所作。」回至方丈，長老設宴管待。郡王問，「長老，你寺中有何人能作好詩？」長老覆，「恩王，敝寺僧多；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，皆能作詩。」郡王說，「與我喚來。」長老覆，「恩王，止有兩個在敝寺；這八個教去各莊上去了。」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。郡王叫甲侍者，「你可作詩一首。」甲侍者稟乞題目。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。甲侍者作詩曰：

四角尖尖草縛腰，浪蕩鍋中走一遭。

若還撞見唐三藏，將來剝得赤條條。

郡王聽罷，大笑道，「好詩！却少文采。」再喚乙侍者作詩。乙侍者

問訊了，乞題目。也交將粽子爲題。作詩曰：

香粽年年祭屈原，齋僧今日結良緣。

滿堂供盡知多少？生死工夫那個先？

郡王聽態大喜道，『好詩！』問乙侍者，『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？』乙侍者覆，『恩王，是侍者做的。』郡王道，『既是你做的，你且解與我知道。

』乙侍者道，『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，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；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，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；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，却受此窮苦。以此做下四句自歎。』郡王問，『你是何處人氏？』侍者答道，『小侍者

溫州府樂清縣人氏；姓陳，名義，字可常。』

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，人才出衆，意欲抬舉他；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，將乙侍者剃度爲僧，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，就作郡王府內門僧。郡王至晚回府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早一年，至五月五日，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。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，少不得安辦齋供款侍。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，道，『你做一篇詞，要見你本身故事。』可常問訊了，口念一詞，名菩薩蠻：

平生只被今朝誤，

今朝却把平生補。

重午一年期，

齋僧只待時。

主人恩義重，

兩載蒙恩寵。

清淨得爲僧，

幽閒度此生。

郡王大喜，盡醉回府，將可常帶回見兩個夫人，說，「這個和尚是温州人氏，姓陳，名義，三舉不第，因此棄俗出家，在靈隱寺做侍者。我見他作得好詩，就剃度他爲門僧，法號可常，如今一年了。今日帶回府來，參拜夫人。」夫人見說，十分歡喜，又見可常聰明樸實，一府中人都歡喜。郡王與夫人解粽，就將一個與可常，教做粽子詞，還要菩薩蠻。

包中香黍分邊角，

綵絲剪就交絨索。

樽俎泛菖蒲，

年年五月初。

主人恩義重，

對景承歡寵。

何日玩山家，

葵蒿三四花！

郡王見了大喜，傳旨喚出新荷姐，就教他唱可常這詞。那新荷姐生得眉長

眼細，面白唇紅，舉止輕盈，手擎象板，立於筵前，唱起遶梁之聲。衆皆喝采。

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，還要菩薩蠻。可常執筆便寫。詞曰：

天生體態腰肢細，

新詞唱徹歌聲利。

出口便清奇，

揚塵簸簸飛。

主人恩義重，

宴出紅粧寵。

便要賞新荷，

時光也不多。

郡王越加歡喜。至晚席散，着可常回寺。

至明年五月五日，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。不想大雨如傾。郡王不去，

分付院公，『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。』

院公領旨，去靈隱寺齋僧，說與長老，郡王教同可常回府。長老說，『

近日可常得一心病，不出僧房。我與你同去問他。』

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。可常睡在床上，分付院公：『拜覆恩王，小僧

心病發了，去不得。有一柬帖，與我呈上恩王。』

院公聽說，帶來這封柬帖回府。郡王問，『可常如何不來？』院公告，『

恩王，可常連日心疼病發，來不得。教男女奉上一簡，他親自封好。』郡王

拆開看，又是菩薩蠻詞一首：

去年共飲菖蒲酒，

今年却向僧房守。

好事更多磨，

教人沒奈何？

主人恩義重，

知我心頭痛。

待要賞新荷，

爭知疾愈麼？

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，有管家婆稟覆，「恩王，近日新荷眉低眼慢，乳大腹高，出來不得。」郡王大怒，將新荷送交府中五夫人勘問。新荷供說，「我與可常奸宿有孕。」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。郡王大怒，「可知道這

禿驢詞內皆有「賞新荷」之句！他不是害什麼心病，是害的相思病！今日

他自覺心虧，不敢到我府中！」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。

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。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，送些錢鈔與

公人。常言道，「官法如爐，誰肯容情？」可常推病不得，只得掙圍起來，

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。府主升堂；

瑟瑟牙鼓響，公吏兩邊排；

閻王生死案，東岳攝魂台。

帶過可常，問道，「你是出家人，郡王怎地恩顧，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？你快快招了！」可常說，「並無此事。」府尹不聽分辨：「左右！

拏下好生打！」左右將可常拖倒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可常招道，「小僧果與新荷有奸。一時念頭差了。供招是實。」將新荷勘問，一般供招。

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。郡王本要打殺可常，因他滿腹文章，不

忍下手，監在獄中。

却說印長老自思，『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，日常山門也不出，只在佛前看經；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，未晚就回，又不在府中宿歇。此奸從何而來？內中必有蹊蹺。』連忙入城，去傳法寺央住持稿大惠長老同到府中與可常討饒。

郡王出堂，賜二長老坐，待茶。郡王開口便說，『可常無禮！我平日怎麼看待他，却做下不仁之事！』二位長老跪下，再三稟說，『可常之罪，僧輩不敢替他分辨。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，可以饒恕一二。』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，『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。』印長老開言，覆恩王，此事日久自明。』

郡王聞言，心中不喜，退入后堂，再不出來。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，也走出府來。稿長老說，『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。他不肯認錯，便不出來。』

印長老便說，『可常是個有德行的，日常無事，山門也不出，只在佛前看經；

便是郡王府裏喚去，去了半日便回，又不曾宿歇。此奸從何而來？故此小僧說「日久自明」。必有冤枉！」槁長老道，「貧不與富敵，賤不與貴爭」。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？這也是宿世冤業！且得他量輕發落，却又理會。」說罷，各回寺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，即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。有大尹稟郡王，「待新荷產子可斷。」郡王分付便要斷出。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，杖一百，發靈隱寺，轉發寧家當差，將新荷杖八十，發錢塘縣轉發寧家，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。

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，滿寺僧衆教長老休得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。長老對衆僧說，「此事必有蹊蹺，久后自明。」長老令人山后搭一草舍，教可常歇息棒瘡，好了着他自回鄉去。

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，追原錢一千貫。新荷父母對女兒說，『我又無

錢；你若有私房積蓄，將來湊還府中。』新荷說，『這錢自有人替我出。』

張公罵道，『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奸，他的度牒也被追了，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！』新荷說，『可惜屈了這個和尚！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奸。他見

我有孕了，恐事發，一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奸，郡王喜歡可常，必然饒你。我自來供養你家，并使用錢物。』說過的話。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

。并還官錢。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，先前說過的話，如何賴得？他若欺心不招架時，左右做我不着，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，等我郡王面前實訴，也出脫了可常和尚。』

父母聽得女兒說，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，把上項事一一說了。錢都管到焦躁起來，罵道，『老賤才！老無知！好不識廉恥！自家女兒偷了和尚

，官司也問結了，却說這般鬼話來圖賴人！你欠了女兒身價錢，沒處措辦時，好言好語，告個消乏，或者可憐你的，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。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，旁人聽見時，教我怎地做人！」罵了一頓，走開去了。

張老只得忍氣吞聲，回來與女兒說知。新荷見說，兩淚交流，乃言，「爹娘放心，明日却與他理會！」

至次日，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，郡王即時叫人拏來，却是新荷父母。郡王罵道，「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，到來我府前叫屈！」張老跪覆，

「恩王，小的女兒沒福，做出事來，其中屈了一人。望恩王做主，」郡王問，「屈了何人？」張老道，「小人不知，只問小賤人便有明白。」郡王問，

「賤人在那裏？」張老道，「在門首伺候。」

郡王喚他入來，問他詳細。新荷入到府堂跪下。郡王問，「賤人！做下不仁之事，你今說屈了甚人？」新荷告，「恩王，賤妾犯奸，妄屈了可常和尚

。』那王問，『緣何屈了他？你可實說，我到饒你。』新荷告道，『賤妾犯奸，却不干可常之事。』郡王道，『你先前怎地不說？』新荷告道，『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；有孕之時，錢原怕事露，分付妾：『如若事露，千萬不可說我，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。』因郡王喜歡可常，必然饒你。』郡王罵道，『你這賤人，怎地依他說，害了這個和尚！』新荷告道，『原說：『你若無事退回，我自養你一家老小；如要原錢還府，也是我出。』今日賤妾甯家，恩王責取原錢，一時無措，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。以此父親去與他說，到把父親打罵，被害無辜。妾今告訴明白，情愿死在恩王面前！』郡王道，『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，有甚表記爲證？』新荷告恩王，『錢原許妾供養，妾亦怕他翻悔，已擎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。』郡王見說，十分大怒，跌脚大罵，『潑賤人！屈了可常和尚！』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拿錢原到廳審問拷打，供認明白。一百日限滿，脊杖八十，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。新荷甯家，饒了一千貫原錢。隨即差

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。

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，又是五月五日到。

可常取紙墨筆來，寫了

首辭世頌：

生時重午，

爲僧重午，

得罪重午，

死時重午！

爲前生欠他債負，

若不當時承認，

又恐他人受苦，

今日事已分明，

不若抽身回去。

*

五月五日午時書，赤口白舌盡消除；

五月五日天中節，赤口白舌盡消滅。

可常作了辭世頌，走出草舍邊，有一泉水；可常脫了衣裳，遍身抹淨，穿了衣服入草舍，結跏趺坐圓寂了。道人報與長老知道。長老將自己龜子裝了可常，抬出山頂。

長老正欲下火，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。長老道，「院公，你去稟覆恩王，可常坐化了。正欲下火，郡王來取，今且暫停，待恩王令旨。」院公說，「今日事已明白，不干可常之事；皆因屈了，教我來取，却又圓寂了！我去稟恩王，必然親自來看下火。」

院公急急回府，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。郡王看了大驚。次日，郡王同

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。衆僧接到后山。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，郡王坐下。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。印長老手執火把，口中念道：

『留得屈原香粽在，龍舟競渡盡爭先；

從今黍斷緣絲索，不用來生復結緣。

『恭惟圓寂可常和尚：

重午本良辰，誰把蘭湯浴？

角黍漫包金，菖蒲空切玉。

須知妙法華，大乘俱念足；

手不折新荷，枉受攀花辱。

目下事分明，唱徹陽關曲。

今日是重午，歸西何太速！

寂滅本來空，管甚時辰毒。

山僧今日來，贈與光明燭。

憑此火光三昧，要見本來面目，

咦！

唱徹當時菩薩蠻，撒手便歸兜率國。」

衆人只見火光中現生可常問訊：『謝郡王，夫人，長老，并衆僧！只因我，』
『前生欠宿債，今世轉來還；吾今歸仙境，再不往人間。』

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。」正是：

從來天道豈癡孽？好醜難逃久照中。

說好勸人歸善道，算來修德積陰功。

西山一窟鬼

杏花過雨，

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，

流水飄香，

人漸遠，

難托春心脈脈。

恨別王孫

牆陰目斷，

誰把青梅摘？

金鞍何處？

綠楊依舊雨陌。

消散雲雨須臾，

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？

燕語千般，

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，

厚約深盟，

除非重見；

見了方端的。

而今無奈，

寸腸千恨堆積。

這隻詞名喚做念奴嬌，是一個赴省士人——姓沈，名文述——所作。原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。如何見得？從頭與各位說開。第一句道，「杏花過雨。」

陳子高曾有寒食詞，寄謁金門：

柳絲碧，

柳下人家寒食，

鶯語匆匆花寂寂，

玉階春草溼。

閒凭熏籠無力，

心事有誰知得？

檀炷繞窗背壁，

杏花殘雨滴。

第二句道，「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。」

李易安曾有暮春詞，寄品令：

落零殘紅似胭脂顏色。

一年春事，

柳飛輕絮，

筍添新竹，

寂寞，

幽對小園嫩綠。

*

登臨未足，

悵遊子歸期促，

他年清夢千里，

猶到城陰溪曲。

應有凌波，

時爲故人凝目。

第三句道，『流水飄香。』

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，寄浣溪沙：

無力薔薇帶雨低，

多情胡蝶趁花飛，

流水飄香乳燕啼。

*

南浦魂銷春不管，

東陽衣減鏡先知，

小樓今夜月依依。

第四句道，『人漸遠，難托春心脈脈。』

寶月禪師曾有春詞，寄柳梢青：

脈脈春心，

情人漸遠，

難托離愁。

雨後寒輕，

風前香軟，

春在梨花。

*

行人倚棹天涯，

酒醒處殘陽亂鴉。

門外秋千，

牆頭紅粉，

深院誰家？

第五句第六句道，『恨別王孫，牆陰日斷。』

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，寄一斛

珠：

傷春懷抱，

清明過後鶯花好。

勸君莫向愁人道，

又被香輪碾破青青草。

*

夜來風月連清曉，

牆陰日斷無人到。

恨別王孫愁多少？

猶賴春寒未放花枝老。

第七句道，「誰把青梅摘？」晁無咎曾有春詞，寄清商怨：

風搖動，

雨濛鬆，

翠條柔弱花頭重，

春衫窄，

嬌無力，

記得當初，

共伊〔曾〕把青梅來摘。

*

都如夢，

何時共？

可憐欲損釵頭鳳！

關山隔，

暮雲碧，

燕子來也。

全然又無些子消息。

第八句第九句道，『金鞍何處？

綠楊依舊南陌。』

柳耆卿曾有春詞，寄清平

樂：

陰晴未定，

薄日烘雲影，

金鞍何處尋芳徑？

綠楊依舊南陌靜。

*

厭厭幾許春情，

可憐老去難成，

看取鬢殘霜鬢

不隨芳草重生。

第十句道，『消散雲雨須臾。』

晏叔原曾有春詞，寄虞美人：

飛花自有牽情處，

不向枝邊住，

曉風飄薄已堪愁，

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。

*

消散須臾雲雨怨：

閒倚欄干見。

遠彈雙淚濕香紅，

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。

第十一句道，『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？』

魏夫人曾有春詞，寄捲珠簾：

記得來時春未暮，

執手攀花，

袖染花梢露。

暗卜春心共花語。

爭尋雙朵爭先去。

*

多情因甚相辜負？

有輕拆輕離，

向誰分訴？

淚溼海棠花枝處，

東君空把奴吩咐。

第十二句道，「燕語千般。」

康伯可曾有春詞，寄減字木蘭花：

楊花飄盡，

雲壓綠陰風乍定。

簾幕閒垂，

弄語千般燕子飛。

*

小樓深靜，

睡起殘粧猶未整。

夢不成歸，

淚滴斑斑金縷衣。

第十三句道，「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。」

秦少游曾有春詞，寄夜遊宮：

何事東君又去？

空滿院落花飛絮。

巧燕呢喃向人語，

何曾解說伊家些子？

*

況是傷心緒

念個人兒成睽阻。

一覺相思夢回處，

連宵雨；

更那堪，

聞杜宇。

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，「厚約深盟，除非重見。」

黃魯直曾有春詞，寄搗練

子：

梅凋粉，

柳搖金，

微雨輕風斂陌塵。

厚約深盟何處訴？

除非重見那人人。

第十六句道，「見了方端的。」

周美成曾有春詞，寄滴滴金：

梅花漏洩春消息，

柳絲長，

草芽碧。

不覺星霜鬢〔邊〕白，

念時光堪惜！

*

蘭堂把酒思佳客，

黛眉顰，

愁春色。

音書千里相疏隔，

見了方端的。

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，『而今無奈，寸腸千恨堆積。』

歐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

花：

簾幕東風寒料峭，

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，

而今無奈寸腸思，

堆積千愁空懊惱。

*

旋煖金爐熏蘭澡，

悶把金刀剪彩呈纖巧，

繡被五香睡好，

羅幃不覺紗窗曉。

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；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，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，變做十數回蹺蹊作怪的小說。

我且問你：這個秀才姓甚名誰？

却說紹興十年間，有個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，姓吳，名洪，離了鄉里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，指望：

一舉首登龍虎榜，

十年身到鳳凰池。

爭知道時運未至，一舉不中。

吳秀才悶悶不已，又沒甚麼盤纏，也自羞歸故里。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，等得後三年春榜動，選場開，再去求取功名。逐月却與幾個小男女打交。然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；也罪過，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，頗自有些趨足。

當日，正在學堂裏教書，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，走將一個人入來。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。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，專靠做媒爲生。

吳教授相揖罷，道，「多時不見。而今婆婆在那裏住？」婆子道，「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。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。」教授問，「婆婆高壽？」婆子道，「老媳婦犬馬之年，七十有五。」教授青年多少？」教授道，「小子二十有二。」婆子道，「教授方纔二十有二，却像三十以上人。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！據我媳婦愚見，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。」教

授道，「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，却沒這般頭腦。」婆子道，「這個，」不是冤家不聚會。」好教官人得知，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。一千貫錢房臥；帶一個從嫁；又好人材；却有一牀樂器都會；又寫得，算得；又是暉曠大官府第出身。只要嫁個讀書官人。教授却是不要也不？」

教授聽得說罷，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，道，「若還真個有這人時，可知好哩。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？」婆子道，「好教教授得知，這個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個月，不知放了多少帖子，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，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，也曾有門面舖席人來說他；只是高來不成，低來不就。小娘子道，「我只要嫁個讀書官人。」更兼又沒有爹娘。只有一個從嫁，名喚錦兒。因他一牀樂器都會，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。見今在白雁池一個舊隣舍家裏住。」

兩個兀自說猶未了，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，一個人從門首過去。汪

道，『教授，你見過去的那人麼？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。』

王婆出門趕上那人，不是別人，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，姓陳，喚做陳乾娘。王婆廝趕着入來，與吳教授相揖罷。王婆道，『乾娘宅裏小娘子說

親，成也未？』乾娘道，『說不得！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；只是喫他執拗的苦，口口聲聲只要嫁個讀書官人。』却又沒這般巧。王婆道，『我却有個好

親在這裏，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？』乾娘道，『却教孩兒嫁兀誰？』王婆指着吳教授道，『我教小娘子嫁這個官人。却是好也不好？』乾娘道，『休取笑。若嫁得這個官人，可知好哩！』

吳教授當日一日教不得學，把那小男女早放了，都唱了諾先歸去。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，同着兩個婆子上街，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，

三盃之後，王婆起身道，『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，却問乾娘覓一個帖子。』乾娘道，『老媳婦有，在這裏。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個帖子來。王婆

道。『乾娘，一真人面前饒不得假話，旱地上打不得拍浮』，你便約了一日，帶了小娘子知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；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個。』

乾娘應允，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。教授還了酒錢歸家。

把閒話提過；到那日，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，放了學生，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，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。兩個同入酒店裏來。到得樓上，陳乾娘接着。教授便問道，『小娘子在那裏？』乾娘道，『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。』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，喝聲彩。不知高低，道，兩個都不是人！』

如何不是人？元來見他生得好了，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；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。恁地道他不是人。看那李樂娘時：

水翦雙眸，花生丹臉。雲鬢輕梳蟬翼，蛾眉淡拂春山。朱唇綴一
顆天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，意態自然，迥出倫輩。有如織女下瑤

臺；渾似嫦娥離月殿。

看那從嫁錦兒時：

眸清可愛，鬢聳堪觀；新月籠眉，春桃拂臉。意態幽花未豔，肌膚

嫩玉生香。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；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。如撚青梅

窺小俊；似騎紅杏出牆頭。

自從當日插了釵，離不得下財納禮，奠雁傳書。不則一日，吳教授取過那

婦女來，夫妻兩個好說得着：

雲淡淡，天邊鸞鳳；水沉沉，交頸鴛鴦。寫成今世不休書；結下來

生雙綰帶。

却說一日是月半，學生子都來得早，要拜孔夫子。吳教授道，「姐姐，我先
起去。」來那灶前過，看那從嫁錦兒時，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，一雙眼插將上

去，脖項上血污着。教授看見，大叫一聲，匹然倒地。即時渾家來救得甦醒，錦兒也來扶起。渾家道，『丈夫，你見甚麼來？』

吳教授是個養家人，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？自己也認做眼花了，只得使個脫空，瞞過道，『姐姐，我起來時，少着了件衣裳，被冷風一吹，忽然頭暈倒了。』錦兒慌忙安排些個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，自沒事了，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。

話休絮煩；時遇清明節假，學生子却都不來。教授吩咐了渾家，換了衣服，出去閒走一遭，取路過萬松嶺，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回，卻待出來，只見一個人看着吳教授唱個喏，教授還禮不迭，却不是別人，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釐酒，說道，『店中一個官人，教男女來請官人。』吳教授同釐酒入酒店來時，不是別人，是王七府判兒，喚做王七三官人。

兩個敘禮罷，王七三官人道，『適來見教授，又不敢相叫，特地叫量酒來相請。』教授道，『七三官人，如今那裏去？』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，肚裏思想，『吳教授新娶一個老婆在家不多時，你看我消遣他則個！』道，『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；早間看墳的人來說，桃花發，杜醞又熟。我們去那裏喫三盃。』教授道，『也好。』

兩個出那酒店，取路來蘇公堤上。看那遊春的人，真個是：

人煙輻輳，車馬駢闐。只見和風扇景，麗日增明。流鶯囀綠柳陰中；粉蝶戲奇花枝上。管絃動處，是誰家舞榭歌臺？語笑喧時，斜側傍春樓夏閣。香車競逐，玉勒爭馳。白面郎敲金鐙響；紅妝人揭繡簾看。

南新路口討一隻船，直到毛家步上岸，迤邐過玉泉龍井，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駝獻嶺下。好座高嶺！下那嶺去，行過一里，到了墳頭，看墳的

張安接見了。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，側首一個小小花園內。兩個入去坐地，又是自做的杜醞，喫得大醉。看那天色時，早已：

紅輪西墜，玉兔東生。佳人秉燭歸房，江上漁人罷釣。漁父賣魚

歸竹院，牧童騎犢入花村。

天色却晚，吳教授要起身。王七三官人道，『再吃一盃，我和你同去。』

我們過駝巖嶺九里松路上妓第人家睡一夜。』

吳教授口裏不說，肚裏思量，『我新娶一個老婆在家裏，干賴我一夜不歸去，我老婆須在家等，如何是好？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，走到那裏也關了。』

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廝挽着上駝巖嶺來。

你道事有湊巧，物有故然。就那嶺上，雲生東北，霧長西南，下一陣大雨。果然是銀河倒瀉，滄海盆傾，好陣大雨！且是沒躲處！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，是一個小小竹門樓。王七三官人道，『且在這裏躲一躲。』不是來門樓

下躲雨，却是：

豬羊走入屠宰家，

一脚脚來尋死路。

兩個奔來躲雨時，看來却是一個野墓園。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，裏面都沒甚麼屋宇。石坡上，兩個坐着，等雨住了行。正大雨下，只見一個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，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，走將去墓堆子上，叫道，『朱小四你這廝，有人請喚。今日須當你這廝出頭。』墓堆子裏漫應道，『阿公，小四來也。』

不多時，墓上土開，跳出一個人來，獄子廝趕着了自去。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，背膝展展，兩股不搖而自顫。看那雨却住了，兩個又走。地下又滑，肚裏又怕，心頭一似小鹿兒跳，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，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，再也不敢回頭。行到山頂上，側着耳朵聽時，空谷傳聲，聽得林子裏面斷

棒響。

不多時，則見獄子驅將墓堆子裏跳出那個人來。兩個見了又走。嶺側首却有一個敗落山神廟，入去廟裏，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，兩個把身軀抵着廟門，真個氣也不敢喘，屁也不敢放。聽那外邊時，只聽得一個人聲喚過去道，『打殺我也！』一個人道，『打脊魍魎！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還，我怎的不打你？』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：『你聽得外面過去的？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。』兩個在裏面顛做一團。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：『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，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！』

兀自說言未了，只聽得外有人敲門道，『開門則個。』兩個問道，『你是誰？』仔細聽時，却是婦女聲音，道，『王七三官人好也！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，直教我尋到這裏！——錦兒，我和你推開門兒，叫你爹爹。』

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，『不是別人，是我渾家和錦兒，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

人在這裏？莫教也是鬼？」兩個都不敢則聲。

只聽外面說道，「你不開廟門，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！」兩個聽得恁地說，日裏喫的酒都變作冷汗出來。只聽得外面又道，「告媽媽：不是錦兒多口，不如媽媽且歸，明日爹爹自歸來。」渾家道，「錦兒，你也說得是，我且歸去了，却理會。」却叫道，「王七三官人！我且歸去，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個。」兩個那裏敢應他。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。

王七三官說，「吳教授，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；這裏也不是人去處，我們走休！」拔開廟門看時，約莫是五更天氣，兀自未有人行。

兩個下得嶺來，尙有一里多路，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個人來，上手的是陳乾娘，下手的是王婆，道，「吳教授，我們等你多時。你和王七三官人卻從那裏來？」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，「這兩個婆子也是鬼了！我們走休。」真個便是獐奔鹿跳，猿躡鶻飛，下那嶺來。後面兩個婆子兀自慢慢地趕來。

一夜熱亂，不曾喫一些物事，肚裏又飢。一夜見這許多不祥，怎地得個生人來衝一衝？

正恁地說，則見嶺下一家人家，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，王七三官人道，「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。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，一道躲那兩個婆子。」恰待奔入這店裏來，見個男女：

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，身上裹一條豬肝赤肚帶，舊瞞襠褲，脚下草鞋。

王七三官人道，「你這酒怎地賣？」只見那漢道，「未有湯哩！」吳教授道，「且把一碗冷的來。」只見那人也不則聲，也不則氣。王七三官人道，「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尷尬，也是鬼了！我們走休。」

兀自說未了，就店裏起一陣風：

非干虎嘯，不是龍吟。明不能謝柳開花，暗藏着山妖水怪。吹開地

獄門前土，惹引酆都山下塵。

風過處，看時，也不見了酒保，也不見有酒店；兩個立在墓堆子上，嚇得兩個魂不附體，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麴院前，討了一隻船，直到錢塘門上了岸。王

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。

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看時，見一把鎖鎖着門；問那隣舍時，道，『王婆自死五個月有零了。』『嚇得吳教授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一程離了錢塘門，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，問到陳乾娘門首時，十字兒竹竿封着門，一椀官燈在門前，上面寫着八個字道，『人心似鐵，官法如爐。』問那裏時，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。離了白雁池，取路歸到州橋下，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。問隣舍家裏，『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？』隣舍道，『教授昨日一出門，小娘子吩咐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，直到如今不歸，』

吳教授正在那裏面而斷靚，做聲不得，只見一個癩道人，看看吳教授，道：「觀公妖氣太重，我與你早早斷除，免致後患。」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，安排香燭符水。那個道人作起法來，念念有詞，喝聲道疾，只見一員神將出現：

黃羅抹額，錦帶纏腰。皂羅袍袖繡團花，金甲束身微窄地。劍橫秋水，靴踏後窺。上通碧落之間，下徹九幽之地。業龍作祟，向海波水底擒來；邪怪爲妖，入山洞穴中捉出。六丁壇畔，權爲符吏之名；上帝階前，次有天丁之號。

神將聲喏道，「真君遣何方使命？」真人道，「在吳洪家裏與妖，併駝獻嶺上爲怪的，都與我捉來。」神將領旨，就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。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二月桃花被綽開。
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風過處，捉將幾個爲怪的來：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小娘子，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；從嫁錦兒，因通判夫人妬色，喫打了一頓，因恁地自割殺，他是自割殺的鬼；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；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，落在池裏死的鬼；在駝獻嶺上被獄子叫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，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！那個嶺下開酒店的是害傷寒死的鬼。

道人一一審問明白，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，——人見時便道是葫蘆，鬼見時便是酆都獄。——作起法來。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，捉入葫蘆中，吩咐吳教授把來埋在駝獻嶺下。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，變做一隻仙鶴。道人乘鶴而去。

吳教授直下拜道，『吳洪肉眼不識神仙，情願相隨出家，望真仙救度弟子則個！』只見道人道，『我乃上界甘真人。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；因你凡心不淨，中道有退悔之意，因此墮落，今生罰爲貧儒，教你備嘗鬼趣，消遣色情。你今既已看破，便可離塵辦道，直待一紀之年，吾當度汝。』說罷，化

陣清風不見了。

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，雲遊天下。十二年後，遇甘真人於終南山中。從之而去。詩曰：

一心辨道絕凡塵，衆魅如何敢觸人？

邪正盡從心剖判，西山鬼窟早翻身。

志誠張主管

誰言今古事難窮？大抵榮枯總是空，
算得生前隨分過，爭如雲外指冥鴻？

暗添雪色眉根白，旋落花光臉上紅。

惆悵淒涼兩回首，暮林蕭索起悲風。

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，年紀將及六旬，把鏡照面，見鬚髮有幾根白的，有感而作。世上之物，少則有壯，壯則有老，古之常理，人人都免不得的。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后黑；惟有髭鬚却是先黑后白。又有戴花劉使君，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，曾作醉亭樓詞：

平生性格，

隨分好些春色，

沉醉戀花陌。

雖然年老心未老，

滿頭花壓巾帽側。

鬢如霜，

鬚似雪，

自嗟惻。

*

幾個相知勸我染，

幾個相知勸我摘。

染摘有何益？

當初怕成短命鬼，

如今已過中年客。

且留些，

粧晚景，

儘教白。

如今東京汴州開封府界，有個員外，年踰六旬，鬚髮幡然；只因不伏老，兀自貪色，蕩散了一個家計，幾乎做了失鄉之鬼。這員外姓甚名誰？却做出甚麼事來？正是：

塵隨車馬何年盡？

事繫人心早晚休。

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裏，一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，年過六旬，媽媽死後，子然一身，並無兒女。家有十萬貲財，用兩個主管營生。

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，對二人說，『我許大年紀，無兒無女，要十萬家財何用？』二人曰，『員外，何不取房娘子，生得一男半女，也不絕了香火。』員外甚喜，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。這兩個媒人端的是：

開言成匹配，舉口合姻緣。醫世上鳳隻鸞孤，管宇宙單眠獨宿。

傳言玉女，用機關把臂拖來；侍案金童，下說：攔腰抱住。調唆織

女害相思，引得嬌娥離月殿。

員外道，『我因無子，相煩你二人說親。』張媒口中不道，心中思量道。

『大伯子許多年紀，如今說親，說甚麼人是得？教我怎地應他？』則見李媒把

張媒推一推，便道，『容易。』臨行又叫住了，道，『我有三句話。』只因

說出這三句話來，教員外：

青雲有路，番爲苦楚之人；白骨無墳，化作失鄉之鬼。

媒人道，「不知員外意下如何？」張員外道，「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：第一件，要一個人材出衆，好模好樣的；第二件，要門戶相當；第三件，我家有十萬貫家財，須着個有十萬貫房廬的親來對付我。」兩個媒人肚裏暗笑，口中胡亂答應道，「這三件事都容易。」當下相辭員外自去。

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，若說得這頭親事成，也有百十貫錢撰；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！有那三件事的，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，却肯隨你這老頭子！偏你這幾根白鬚鬚是沙糖拌的！」李媒道，「我有一頭，到也湊巧，人材出衆，門戶相當。」張媒道，「是誰家？」李媒云，「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。」王招宣初娶時，十分寵幸；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，失了主人之心，情願白白裏把與人。只要個有門風的，便肯。隨身房計，少也有幾萬貫。只怕年紀忒小些。」張媒道，「不愁小的忒小；還愁老的忒老。」這頭親，張員

外怕不中意！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。如今對雌兒說，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，兩邊就差不多了。」李媒道，「明日是個相合日，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；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。」是晚各歸無話。

次日二媒約會了，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，「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事，老媳尋得一頭親，難得恁般湊巧！第一件，人材十分足色；第二件，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；第三件，十萬貫房奩。則怕員外嫌他年小？」張員外問道，「却幾歲？」張媒應道，「小如員外三四十歲。」張員外滿臉堆笑道，「全仗作成則個。」

話休絮煩，當下兩邊俱說允了，少不得行財納禮。奠雁已畢，花燭成親。次早，參拜家堂，張員外穿紫羅衫，新頭巾，新靴，新襪。這小夫人着乾紅靴金大袖團花霞帔，銷金蓋頂，生得：

新月籠眉，春桃拂臉。意態幽花殊麗，肌膚嫩玉生光。說不盡萬

種妖嬈，畫不出千般艷冶。何須楚峽雲飛過？便是蓬萊殿裏人

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，暗暗地喝采；小夫人掀起蓋頭，看見員外鬚眉皓白，暗暗的叫苦。花燭夜過了，張員外心下喜歡，小夫人心中不樂。

過了月餘，只見一人相揖道，『今日是員外生辰，小道送疏在此。』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，本命生辰，須有道疏。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，撲簌簌兩行淚下，見這員外年已六十，埋怨兩個媒人，『將我誤了！』看那張員外時，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：

腰便添痛，眼便添淚，耳便添聾，鼻便添涕。

一日，員外對小夫人道，『出外薄幹，夫人耐靜。』小夫人勉強應道，『員外早去早歸。』說了，員外自出去。

小夫人自思量，『我恁地一個人，許多房區，却嫁一個白鬚老兒，好不生煩惱！』身邊立着從嫁，道，『夫人，今日何不門外看看消遣？小夫人聽說，便

同養娘到外邊來看。

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舖，兩壁裝着廚櫃，當中一個紫絹沿邊簾子。養娘放下簾鈎，垂了簾子。門前兩個主管，一個李慶，五十來歲；一個張勝，年紀三十來歲。二人見放下簾子，問道，『爲甚麼？』養娘道，『夫人出來看街。』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。小夫人在簾子底下，啓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說不得數句言語，教張勝惹傷煩惱：

遠如沙漠，何殊沒底滄溟；重若丘山，難比無窮秦華。

小夫人先叫李主管，問道，『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？』李主管道，『李慶在此三十餘年。』夫人道，『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會？』李主管道，『一飲一啄，皆出員外。』却問張主管。張主管道，『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；張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，如今也有十餘年。』小夫人問道，『員外曾管顧你麼？』張勝道，『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。』小夫人道，『主管少

待。」

小夫人折身進去；不多時，遞些物與李主管。把袖包手來接，躬身謝了。小夫人却叫張主管，道，「終不成與了他，不與你。這物件雖不值錢，也有好處。」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，躬身謝了。小夫人又看了一回，自入去。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去持買賣。

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；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。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；李主管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。當日天色已晚，但見：

野煙四合。宿鳥歸林。佳人秉獨歸房，路上行人投店。漁父負魚

歸竹徑，牧童騎犢返孤村。

當日晚算了帳目，把文簿呈張員外，今日賣幾文，買幾文，人上欠幾文，都簽押了。

原來兩個主管，各輪一個在店中當值。其日卻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。門外是一間小房，點着一盞燈，張主管開坐半晌，安排歇宿。忽聽得有人來敲門。

張主管聽得，問道，『是誰？』應道，『你快開門，却說與你。』

張主管開房門，那人踰將入來，閃身已在燈光背后。張主管看時，是個婦

人。張主管見了一驚，慌忙道，『小娘子，你這早晚來有甚事？』那婦人應

道，『我不是私來；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。』張主管道，『小夫人與我十文

金錢，想是教你來討還。』那婦女道，『你不理會得，李主管得的是銀錢。

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。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，打開來看，

道，『這幾件把與你穿的。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，把與你娘。』只見婦女留

下衣服，作別出門，復回身道，『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！』又向衣袖裏取出

一錠五十兩大銀，撇了自去。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，不明不白，一夜不

會睡着。

明日早起來，張主管開了店門，依舊做買賣。等得李主管到了，將鋪面交割與他，張勝自歸到家中，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。娘問，『這物事那裏來的？』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。婆婆聽得，說道，『孩兒，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，又把衣服銀子與你，卻是甚麼意思？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，自從沒了你爺，便滿眼只看你；若是你做出事來，老身靠誰？明日便不要法。』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，況又是個孝順的，聽見娘說，便不往鋪裏去。

張員外見他不去，使人來叫，問道，『如何主管不來？』婆婆應道，『孩兒感些風寒，這幾日身子不快，來不得。傳語員外得知，一好便來。』

又過了幾日，李主管見他不來，自來叫道，『張主管如何不來？鋪中沒人相幫。』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，這兩日反重。李主管自去。

張員外三五逼使人來叫，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。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來，猜道必是別有去處。

張勝自在家中，時光迅速，日月如梭，撚指之間，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，道不得坐吃山崩。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，那一錠大銀子，容易不敢出笏；衣裳又不好變賣；不去營蓮，日往月來，手內使得沒了，却來問娘道，「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，閒了經紀，如今在家中，日逐盤費如何措置？」

那婆婆聽得說，用手一指，指着屋梁上道，「孩兒，你見也不見？」張勝看時，原來屋梁上挂着一個包。取將下來，道，「你爺養得這等大，則是這件物事身上。」打開紙包看時，是個花栲栳兒。婆婆道，「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，習爺的生意，賣些胭脂絨線。」

當日時遇元宵，張勝道，「今日元宵夜，端門下放燈。」便問娘道，「兒子欲去看燈則個。」娘道，「孩兒，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，如今去端門看燈，從張員外門前過，又去惹是招非。」張勝道，「是人都去看燈，說道今年好燈。兒子去去便歸，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。」娘道，「要去看燈不妨，則是

你自己去看不得，同一個相識做伴去纔好。」張勝道，「我與王二哥同去。」

娘道，「你兩個去看不妨。第一莫得吃酒；第二同去同回。」

分付了，兩個來端門下看燈，正撞着當時賜御酒，撒金錢，好熱鬧！王二哥道，「這裏難看燈。一來我們身小力怯，着甚來由吃挨吃攪？不如去一處看，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。」張勝問道，「在那裏？」王二哥道，「你到不知。」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，今夜也放燈。」

兩個便復身回來，卻到王招宣府前；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。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，張勝只叫得聲苦，「却是怎地歸去？」臨出門時，我娘分付道，「你兩個同去同回。」如何不見了王二哥！只我先到屋裏，我娘便不焦燥；若是王二哥先回，我娘定道我那裏去。」當夜看不得那燈，獨自一個，行來行去，猛省道，「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，每年到元宵夜，歇浪線鋪，添許多煙火。今日想他也未收燈。」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。張勝吃驚，只

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，十字兩條竹竿縛着，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，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。張勝看了，嚇得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

張勝去這燈光之下，看這手榜上寫着道，

『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……』

方纔讀到『不合』二個字，兀自不知道因甚罪，則見燈籠底下二人喝聲道，『你好大膽！來這裏看甚的？』張主管吃了一驚，拽開脚步便走。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，叫道，『是什麼人？直恁大膽！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？』嚇得張勝便走，漸次間行到巷口，待要轉彎歸去。相次二更，見一輪明月，正照着當空。

正行之間，一個人從后面趕將來，叫道，『張主管，有人請你。』張勝回頭看時，是一個酒博士。張勝道，『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，置些酒吃歸去，恰也好！』同這酒博士到店內，隨上樓梯，到一個閣兒前面。量酒道，『在這

裏。」掀開簾兒，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，身上衣服不甚齊整，頭上鬢鬆，正是：

烏雲不整，唯思昔日豪華；粉淚頻飄，爲憶當年富貴。秋夜月蒙雲

籠罩；牡丹花被土沉埋。

這婦女叫，「張主管，是我請你。」張主管看了一看，雖有些面熟，却想不起。這婦女道，「張主管，如何不認得我？我便是小夫人。」張主管道，「小夫人如何在這裏？」夫人道，「一言難盡！」張勝問，「夫人如何恁地？」小夫人道，「不合信媒人口，嫁了張員外。原來張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，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，至今不知下落；家計並許多房產都封估了。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，特地投奔你。你看我平昔之面，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。」張勝道，「使不得。第一，家中母親嚴謹；第二，道不得「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」。要來張勝家中，斷然使不得。」小夫人聽得，道，「你將爲常言俗語道：「呼蛇容易遣蛇難」，怕日久歲深，盤費重大。我教你看。」用手

去懷裏提出件物來：

聞鐘始覺山藏寺，

傍岸方知水隔村。

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，顆顆大如雞荳子，明光燦爛。張勝見了，喝采道，『有眼不會見這寶物！』小夫人道，『許多房奩盡被官府籍沒了，則藏得這物。你若肯留在家中，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，儘可過日。』張主管聽得說，正是：

歸去只愁紅日晚，思量猶恐馬行遲，

橫財紅粉歌樓酒，誰爲三般事不迷？

當日張勝道，『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，也得我娘肯時方可。』小夫人道，『和你同去問婆婆。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。』

張勝回到家中，將前后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。婆婆是個老人家，心慈，

聽說如此落難，連聲叫道，「苦惱！苦惱！小夫人在那裏？」張勝道，「見在對門等。」婆婆道，「請相見。」

相見禮畢，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細說一遍，「如今都無親戚投奔，特來見婆婆，望乞容留。」婆婆聽得，說道，「夫人暫住數日不妨，只怕家寒怠慢，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。」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，遞與婆婆。燈光下，婆婆看見，就留小夫人在家住。小夫人道，「來日剪顆來貨賣，開起胭脂絨線鋪，門前挂着花拷拷兒爲記。」張勝道，「有這件寶物，胡亂賣動，便是若干錢。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，正好收買貨物。」

張勝自從開店，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，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。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，張勝心堅似鐵，只以主母相待，並不及亂。當時清明節候。怎見得？

清明何處不生煙？郊外微風挂紙錢，

人哭人歌芳草地，乍晴乍雨杏花天。

海棠枝上綿蠻語，楊柳堤邊醉客眠，

紅粉佳人爭畫板，綵絲搖曳學飛仙。

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。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。到晚回來，却待入萬勝門，則聽得后面一人叫張主管。當時張勝自思道，「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，甚人叫我主管？」回頭看時，却是舊主人張員外。

張勝看見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，蓬頭垢面，衣服不整齊，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閣兒坐下，張勝問道，「主人緣何如此狼狽？」張員外道，「不合成了這頭親事。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。今年正月初一日，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，只見一個安童，托着盒兒，打從面前過去。小夫人叫住問道，「府中近日有甚事說？」安童道，「府裏別無甚事。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，帶累得一府的人，沒一個不吃罪責。」小夫人聽得說，臉

上或青或紅。小安童自去。不多時，二三十人來家，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。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，要這一百單八顆數珠。我從不曾見，回說沒有，將我打一頓毒棒，拘禁在監。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，官司沒決撒，把我斷了。則是一事，至今日，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。」

張勝聞言，心下自思道，「小夫人也在我家裏，數珠也在我家裏，早剪動幾顆了！」甚是惶惑。勸了張員外些酒食，相別了。

張勝沿路思量道：「好見惑人！」回到家，見小夫人，張勝一步退一步，道：「告夫人，饒了張勝性命！」小夫人問道，「怎恁的說？」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。小夫人聽得道，「却不作怪！」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，一聲高似一聲，你豈不理會得？他道我在你這裏，故意說這話，教你不留我。」張勝道，「你也說得是。」

又過了數日，只聽得外面道，「有人尋小員外。」張勝出來迎接，便是大

張員外。張勝心中道，「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，是人是鬼，便明白了。」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。養娘入去，只沒尋討處，不見了小夫人。

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，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。問道，「這串數珠却在那裏？」張勝去房中取出。

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，說將數珠交納；其餘剪去數顆，將錢取贖訖。王招宣贖免張士廉罪犯，將家私給還，仍舊開胭脂絨線舖。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醮，追薦小夫人。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，死後猶然相從。虧殺張勝立心至誠，到底不會有染，所以不受其禍，超然無累。

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，如張勝者，萬中無一！有詩贊云：

誰不貪財不愛淫？始終難染正心人，

少年得似張主管，鬼禍人非兩不侵。

拗相公

得歲月，

延歲月；

得歡悅，

且歡悅，

萬事乘除總在天，

何必愁腸千萬結？

放心寬，

莫量窄，

古今興廢言不徹。

金谷繁華眼底塵；

淮陰事業鋒頭血。

臨潼會上膽氣消；

丹陽縣裏簫聲絕。

時來弱草勝春花；

運去精金遜頑鐵。

*

逍遙快樂是便宜。

到老方知滋味別。

粗衣澹飯足家常；

養得浮生一世掘。

閒話已畢，未入正文，且說唐詩四句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土時；

彼使當年身便死，一身真僞有誰知？

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僞，須要惡而知其美，好而知其惡。

第一句說周公。那周公姓姬，名旦。是周文王少子，有聖德，輔其兄武王

伐商，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。武王病，周公爲册文告天，願以身代；藏其册於

金匱，無人知之。以後武王崩，太子成王年幼，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。

有庶兄管叔蔡叔，將謀不軌，心忌周公，反布散流言，說周公欺侮幼主，不久箕

位。成王疑之。周公辭了相位，避居東國，心懷恐懼。一日，天降大雨，

雷，擊開金匱。成王見了册文，方知周公之忠，迎歸相位，誅了管叔蔡叔，周

室危而復安。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，說周公有反叛之心，周公一病而亡，金

賈之文未開，成王之疑未釋，誰人與他分辨？後世卻不把好人當做惡人？

第二句說王莽。王莽字巨君，乃西漢平帝之舅，爲人奸詐，自恃椒房寵勢，相國威權，陰有篡漢之意。恐人心不服，乃折節謙恭，尊禮賢士，假行公道，虛張功業。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，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。莽知人心歸己，乃酖平常，遷太后，自立爲君，改國號白新，一十八年，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，被誅。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，卻不是完全名節，一個賢宰相，垂之史冊，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？

所以古人說，『日久見人心。』又道，『蓋棺論始定。』不可以一時之譽，斷其爲君子；不可以一時之謗，斷其爲小人。有詩爲證：

毀譽從來不可聽，是非終久自分明；

一時輕信人言語，自有明人話不平。

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，他在下位之時，也着實有名有譽的；後來大權到手，任性胡爲，做錯了事，惹得萬口唾罵，飲恨而終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，一個瞌睡死去了不醒，人還千惜萬惜，道國家沒福，恁般一個好人，未能大用，不盡其才，却到也留名於後世。及至萬口唾罵時，就死也遲了。這到是冬活了幾年的不是！

那位宰相是誰？在那一個朝代？這朝代不近不遠，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，一個首相，姓王，名安石，臥川人也。此人目下十行，書窮萬卷，名臣文彥博歐陽修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。方及二旬，一舉成名。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，興利除害，大有能聲。轉任揚州僉判，每讀書達旦不寐，日已高，聞太守坐堂，多不及盥漱而往。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，見安石頭面垢汗，知未盥漱，疑其夜飲，勸以勤學。安石謝教，絕不分辨。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，心甚異之，更誇其美，陞江寧府知府。賢聲愈著，直達帝聰。

正是：

只因前段好，

誤了後來人。

神宗天子勵精圖治。聞王安石之賢，特召爲翰林學士。天子問爲治何法。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。天子大悅。不二年，拜爲首相，封荊國公。舉朝以爲皋陶復出，伊周再生，同聲相慶，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，謂是奸邪之相，他日必亂天下；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，經月不洗面，以爲不近人情，作辨奸論以刺之。此兩個人是獨得之見，誰人肯信？不在話下，

安石既爲首相，與神宗天子相知，言聽計從，立起一套新法來。那幾件新法？

農田法，水利法，青苗法，保甲法，均輸法，免役法，市易法，保馬法，方田法，免行法。

專聽一個小人，姓呂，名惠卿，及伊子王雱，朝夕商議，斥逐忠良，拒絕直諫。民間怨聲載道，天變迭興。荆公自以爲是，復倡爲『三不足』之說；

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

因他性子執拗，主意一定，佛菩薩也勸他不轉，人皆呼爲『拗相公』。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，先誇佳說好的，到此也自悔失言，一個個上表爭論，不聽，辭官而去。自此持新法益堅，祖制紛更，萬民失業。

一日，愛子王雱病疽而死，荆公痛思之甚，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，薦圖亡靈。荆公親自行香拜表。

其日，第四十九日，齋醮已完，漏下四鼓，荆公焚香送佛，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，左右呼喚不醒。到五更，如夢初覺，口中道，『詫異！詫異！』左右扶進中門。吳國夫人命丫環接入內寢，問其緣故。荆公眼中垂淚道，『適纔昏憤之時，恍恍忽忽到一個去處，如大官府之狀，府門尙閉；見吾兒王雱荷巨

枷，約重百斤，力殊不勝，蓬首垢面，流血滿體，立於門外，對我哭訴其苦道，「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，不思行善，專一任性執拗，行青苗等新法，蠹國害民，怨氣騰天。兒不幸陽祿先盡，受罪極重，非齋醮可言。父親宜及早回頭，休得貪戀富貴！」說猶未畢，府中開門吆喝，驚醒回來。」夫人道，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，歸怨相公。相公何不急流勇退？早去一日，也省了一日的咒詈。」

荆公從夫人之言，一連十來道表章，告病辭職。天子風聞外邊公論，亦有厭倦之意，遂從其請，以使相判江寧府。我宋以來，宰相解位，都要帶個外任的職銜，到那地方資祿養老，不必管事。

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，六朝帝王之都，江山秀麗，人物繁華，足可安居，甚是得意。夫人臨行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，約數千金。布施各菴院寺觀，打醮焚香，以資亡兒王雱冥福。擇日辭朝起身，百官設餞送

行。荆公託病都不相見。府中有一親吏，姓江，名居，甚會答應。荆公只帶此一人，與僮僕隨家眷同行。

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，荆公不用官船，微服而行，駕一小艇，由黃河泝流而下，將次開船，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，『我雖宰相，今已挂冠而歸，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，有問我何姓何名，何官何職，汝等但言過往遊客，切莫對他說實話，恐驚動所在官府，前來迎送；或起夫防護，騷擾居民不便。若或洩漏風聲，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，詐害民財。吾若知之，必皆重責。』衆人都道，『謹領鈞旨。』江居稟道，『相公白龍魚服。隱姓潛名，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，有毀謗相公者，何以處之？』荆公道，『常言：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。』從來人言不足恤。言吾善者，不足爲喜；言吾惡者，不足爲怒；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。初莫攪事。』江居領命，并曉諭水手知悉。自此水路無話。

不覺二十餘日，已到鍾離地方。荆公原有痰火症，住在小舟多日，情懷抑鬱，火症復發，思欲舍舟登陸，觀看市井風景，少舒愁緒；分付管家道，「此去金陵不遠，你可小心伏待夫人，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，我從陸路而來，約到金陵江口相會。」安石打發家眷開船，自己只帶兩個僮僕，并親吏江居，主僕共是四人，登岸：

只因水陸舟車擾，

斷送南來北往人。

江居稟道。「相陸公行，必用脚力，還是拿鈞帖到縣驛取討？還是自家用錢雇賃？」荆公道，「我分付在前，不許驚動官府；只自家雇賃便了。」江居道，「若自家雇賃，須要投個主家。」

當下僮僕攜了包裹，江居引荆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。主人迎接上坐，問道，「客官要往那裏去？」荆公道，「要往江寧。欲覓肩輿一乘，或騾馬三

匹，卽刻便行。」主人道，「如今不比當初，忙不得哩！」荆公道，「爲何？」主人道，「一言難盡！自從拗相公當權，創立新法，傷財害民，戶口逃散。雖留下幾戶窮民，只好奔走官差，那有空役等雇？況且民窮財盡，百姓饑殍不飽，沒閒錢去養馬騾，就有幾頭，也不勾差使。客官坐穩，我替你抓尋去。尋得下莫喜，尋不來莫怪。只是比往常一倍錢要兩倍哩！」江居問道，「你說那拗相公是誰？」主人道，「叫做王安石。聞說一雙白眼睛，惡人自有惡相。」荆公垂下眼皮，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。

主人去了多時，來回復道，「轎夫只許你兩個，要三個也不能夠；沒有替換，却要把四個人的夫錢。雇它馬是沒有；止尋得一頭騾，一個叫驢。明日五鼓到我店裏。客官將就去得時，可付些銀子與他。」

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，不耐煩，巴不得走路，想道，「就是兩個夫子，緩緩而行也罷，只是少一個頭口。沒奈何，把一匹與江居坐；那一匹叫他兩個輪

流坐罷。」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，不要與他計較。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。

日光尙早，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，喚童兒跟隨，走出街市閒行。果然市井蕭條，店房稀少。荆公暗暗傷感。步到一個茶坊，到也潔淨。荆公走進茶坊，正欲喚茶，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：

祖宗制度至詳明，百載餘黎樂太平；

白眼無端偏固執，紛紛變亂拂人情。

後款云，「無名子慨世之作」。

荆公默然無語，連茶也沒興吃了，慌忙出門。又走出數百步，見一所道

院。荆公道，「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。」走進大門，就是三間廟宇，荆

公正欲瞻禮，尙未跨進殿楹，只見朱壁外面黏着一幅黃紙，紙上有詩句：

五葉明良致太平，相君何事苦紛更？

旣言堯舜宜爲法，當效伊周輔聖明；

排盡舊臣居散地，儘爲斯法誤蒼生；

翻思安樂窩中老，先識天津杜宇職。

先前英宗皇帝時，有一高士，姓邵，名雍，別號堯夫，精於數學，通天徹地。自名其居爲『安樂窩』；常與客游洛陽天津橋上，聞杜宇之聲，歎曰：『天下從此亂矣！』客問其故，堯夫答道，『天下將治，地氣自北而南；天下將亂，地氣自南而北。』洛陽舊無杜宇，今忽有之，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。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，變亂祖宗法度，終宋世不得太平。』這個兆，正應在王安石身上。

荆公默誦此詩一遍，問香火道人，『此詩何人所作？』沒有落款。』道人道，『數日前，有一道侶到此，索紙題詩，黏於壁上。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。』

荆公將詩紙揭下，藏於袖中，默然而出。回到主人家，悶悶的過了一夜。

五鼓雞鳴，兩名夫和一個趕脚的，牽着一頭騾一個叫驢都到了。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，上了肩輿；江居乘了驢子；讓那騾子與僮僕兩個更換騎坐，

約行四十餘里，日光將午，到一村鎮。江居下了驢，走上一步，稟道，

「相公，該打中火了。」荆公因痰火病發，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，分付手下，「只取沸湯一甄來，你們自去吃飯。」荆公將沸湯調茶，用了點心。衆人吃飯，兀自未了。荆公見屋傍有個坑廁，討一張毛紙，走去登東。只見坑廁土牆上，白石灰畫詩八句：

初知鄞邑未陞時，爲負虛名衆所推。

蘇老辨奸先有識；李丞劾奏已前知。

斥除賢正專威柄；引進虛浮起禍基。

最恨邪言三不足，千年流毒臭聲遺。

荆公登了東，覷個空，就左脚脫下一隻方鳥，將鳥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

塗。方纔罷手，衆人中火已畢，荆公復上肩輿而行。

又三十里，遇一驛舍，江居稟道，「這官舍寬敞，可以止宿。」荆公道，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？今宿於驛亭，豈不惹人盤問？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，方爲安穩。」

又行五里許，天色將晚，到一村家，竹籬茅舍，柴扇半掩。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。江居推扇而入，內一老叟，扶杖走出，問其來由。江居道，「某等游客，欲暫宿尊居一宵，房錢依例奉納。」老叟道，「但隨官人們尊便。」

江居引荆公進門，與主人相見。老叟延荆公上坐；見江居等三人侍立，知有名分，請到側屋裏另坐，老叟安排茶飯去了，荆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，詩云：

文章漫說自天成，曲學偏邪識者輕。

強辨鶉刑非正道，誤餐魚餌豈真情？

姦謀已遂生前志，執拗空遺死後名。

親見亡兒陰受梏，始知天理報分明。

荆公閱畢，慘然不樂。

須臾，老叟搬出飯來。從人都飽餐。荆公也略用了些，問老叟道，「壁

上詩，何人寫作？」老叟道，「往來游客所書，不知名姓。」公俛首尋思，

「我曾辨帛勒爲鶉刑，及誤餐魚餌二事，人頗曉得。只亡兒陰府受梏事，我單

對夫人說，並沒第二人得知，如何此詩言及？好怪！好怪！」

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，狐疑不已，因問，「老叟高壽幾何？」老

叟道，「年七十八了。」荆公又問，「有幾位賢郎？」老叟撲簌簌淚下，告

道，「有四子，都死了！與老妻獨居於此。」荆公道，「四子何爲俱夭？」

老叟道，「十年以來，苦爲新法所害，諸子應門，或歿於官，或喪於途，老漢

幸年高。得以苟延殘喘；倘若少壯，也不在人世了！」

荆公驚問，「新法有何不便，乃至於此？」老叟道，「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。自朝廷用王安石爲相，變易祖宗制度，專以聚斂爲急；拒諫飾非，驅忠立佞。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；繼立保甲，助役，保馬，均輸等法，紛紜不一。官府奉上而虐下，日以箠掠爲事；吏卒夜呼於門，百姓不得安寢，棄產業，攜妻子，逃於深山者，日有數十。此村百有餘家，今所存八九家矣！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，今只有四口僅存耳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荆公亦覺悲酸，又問道，「有人說新法便民，老丈今言不便，願聞其詳。」老叟道，「王安石執拗，民間稱爲拗相公，若言不便，便加怒貶；說便，便加陞擢。凡說新法便民者，都是諂佞輩所爲。其實害民非淺！且如保甲上番之法，民間每一丁教閱於場，又以一丁朝夕供送。雖說五日一教，那做保正的，日聚於教場中，受賄方釋；如沒賄賂，只說武藝不熟，拘之不放。以致農時俱廢，往往凍餒而死。」言畢，問道，「如今那拗相公何在？」荆公哄他道，

『現在朝中輔相天子。』老叟唾地大罵道，『這等奸邪，不行誅戮，還要用他，公道何在！』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，而偏用此小人乎！』

江居等聽得客座中喧嚷之聲，走來看時，見老叟說話太狠，咕哝道，『老人家不可亂言。倘王丞相聞知此語，獲罪非輕了。』老叟矍然怒起道，『吾年近八十，何畏一死！若見此奸賊，必手刃其頭，刳其心肝而食之！雖赴鼎鑊刀鋸，亦無恨矣！』衆人皆吐舌縮項。

荆公面如死灰，不敢答言，起立庭中，對江居說道，『月明如晝，還宜趕路。』江居會意，去還了老叟飯錢，安排轎馬。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。老叟笑道，『老拙自罵奸賊王安石，與官人何干？乃拂然而去！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？』荆公連聲笑道，『沒有，沒有。』

荆公登輿，分付快走。從人跟隨踏月而行。又走十餘里，到樹林之下，

只有茅屋三間，並無鄰比。荆公道，「此頗幽寂，可以息勞。」命江居叩門。內有老嫗啓扉。江居亦告以游客貪路，錯過邸店，特來借宿，來早奉謝。老嫗指中一間屋道，「此處空在，但宿何妨。只是草房窄狹，放不下轎馬。」江居道，「不妨，我有道理。」

荆公降輿入室，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，騾驢放在樹林之中。荆公坐於室內，看那老嫗時，衣衫襤褸，鬢蓬髮鬆，草舍泥牆，頗爲潔淨，老嫗取燈火安置。荆公自去睡了，荆公見牕間有字，攜燈看時，亦是律詩八句。詩云：

生已沾名銜氣豪，死猶虛僞惑兒曹。

既無好語遺吳國；却有浮辭誑葉濤。

四野逃亡空白屋；千年嗔恨說青苗。

想因過此來親視，一夜愁添雪鬢毛。

荆公閱之，如萬箭攢心，好生不樂，想道，「一路來，茶坊道院，以至村鎮

人家，處處有詩譏諷。這老嫗獨居，誰人到此？亦有詩句。足見怨詞冒語遍於人間矣。那第二聯詩，吳國乃吾之夫人也；葉濤是吾故友；此二句詩意尤不可解。』欲喚老嫗問之，聞隔壁打鼾之聲，江居等馬上辛苦，俱已睡去。

荆公展轉尋思，撫膺頓足，懊悔不迭。想道：『吾只信福建子之言，道民間甚便新法，故吾違衆而行之，焉知天下怨恨至此？此皆福建子誤我也！』呂惠卿是閩人，故荆公呼爲福建子。

是夜，荆公長吁短歎，和衣偃臥，不能成寐，吞聲啼泣，兩袖皆沾濕了。

將次天明，老嫗起身，蓬着頭，同一赤脚蠢婢趕二豬出門外。婢携糠糝，老嫗取水，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，口中呼，『囉，囉，囉；拗相公來！』二豬聞呼，就盆吃食。婢又呼雞，『翳翳，翳翳，翳翳王安石來！』羣雞俱至。江居和衆人看見，無不驚訝。

荆公心愈不樂，因問老嫗道，『老人家何爲呼雞豬之名如此？』老嫗道，

「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卽當今之丞相？拗相公是他的渾名。自王安石做了相公，立新法以擾民，老妾二十年孀婦，子媳俱無，止與一婢同處，婦女二口，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。錢既出了，差役如故。老妾以桑麻爲業，蠶未成眠，便預借絲錢用了。麻未上機，又借布錢用了。桑麻失利，只得畜豬養雞，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，或准與他，或烹來款待他，自家不曾嘗一塊肉。故此民間怨恨新法，入於骨髓，畜養雞豕，都呼爲拗相公王安石，把王安石當做畜生。今世沒奈何他，後世得他變爲異類，烹而食之，以快胸中之恨耳！」

荆公暗暗垂淚，不敢開言。左右驚訝。荆公容顏改變，索鏡自照，只見鬚髮俱白，兩目皆腫。心下淒慘，自己憂恚所致。思想「一夜愁添雪鬢毛」之句，豈非數乎？命江居取錢謝了老嫗，收拾起來。

江居走到輿前稟道：「相公施美政於天下，愚民無知，反以爲怨；今宵不可再宿村舍，還是驛亭官舍，省些閒氣，」荆公口雖不答，點頭道是。

上路多時，到一郵亭，江居先下驢，扶荆公出轎，升亭而坐，安排早飯。

荆公看亭子壁間，亦有絕句二首。第一首云：

富韓司馬總孤忠，懇諫良言過耳風；

只把惠卿心腹待，不知殺羿是逢蒙。

第二首云：

高談道德口懸河，變法誰知有許多！

他日命衰時敗後，人非鬼責奈愁何？

荆公看罷，斲然大怒，喚驛卒問道，「何物狂夫，敢毀謗朝政如此？」有

一老卒應道，「不但此驛有詩，是處皆有留題也。」荆公問道，「此詩爲何而

作？」老卒道，「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，所以民恨入骨，近聞得安石辭了

相位，判江寧府，必從此路經過。早晚常有村農數百，在此左近伺候他來。」

荆公道，「伺他來，要拜謁他麼？」老卒笑道，「仇怨之人，何拜謁之有？」

衆百姓持白梃，候他到時，打殺了他，分而啖之耳！」

荆公大駭，不等飯熟，趨出郵亭上轎：江居喚衆人隨行，一路只買乾糧充飢，荆公更不出轎，分付兼程趕路，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。羞入江寧城市，乃卜居於鍾山之半，名其堂曰「半山」，

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，冀消罪愆。他原是過目成誦，極聰明的人，一路所見之詩，無字不記，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，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。以此終日憂憤，痰火大發，兼以氣隔，不能飲食，延及歲餘，奄奄待盡，骨瘦如柴。支枕而坐。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，「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？」荆公道，「夫妻之情，偶合耳，我死更不須掛念，只是散盡家財，廣修善事便了。」

言未已，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。夫人迴避。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，執其手，囑道，「君聰明過人，宜多讀佛書，莫作沒要緊文字，徒勞無益。」王某

一生枉費精力，欲言文章勝人；今將死之時，悔之無及！」葉濤安慰道，「相公福壽正遠，何出此言？」荆公歎道，「生死無常，老夫只恐大限一至，不能發言，故今日爲君敍及此也。」葉濤辭去。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，第二聯道：

既無好語遺吳國，

却有浮詞誑葉濤。

今日正應其語，不覺撫牌長歎道，「事皆前定，豈偶然哉？作此詩者，非鬼卽神。不然，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？吾被鬼神誑讓如此，安能久於人世乎！」不幾日，疾重，發譫語，將手批頰自罵道，「王某上負天子，下負百姓，罪不容誅！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！」一連罵了三日，嘔血數升而死。

那唐子方名介，乃是宋期一個直臣，苦諫新法不便，安石不聽，也是嘔血而死的。一般樣死，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。

至今世間人家，多有呼豬爲拗相公者。後人論我宋元氣，都爲熙甯變法所壞，所以有靖康之禍。有詩爲證：

熙甯新法諫書多，執拗行私奈爾何！
不是此番元氣耗，虜軍豈得渡黃河？

又有詩惜荆公之才：

好個聰明介甫翁，高才歷任有清風。
可憐覆餗因高位，只合終身翰苑中。

錯斬崔寧

聰明伶俐自天生，懵懂癡呆未必真。

嫉妬每因眉睫淺；戈矛時起笑談深。

九曲黃河心較險；十重鐵甲面堪憎。

時因酒色亡家國，幾見詩書誤好人？

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：只因世路窄狹，人心叵測，大道既遠，人情萬端，熙熙攘攘，都爲利來；蚩蚩蠢蠢，皆納禍去。持身保家，萬千反覆。所以古人云，『顰有爲顰，笑有爲笑。顰笑之間，最宜謹慎。』

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，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，遂至殺身破家，陷了幾條性命。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。

我朝元豐年間，有一個少年舉子，姓魏，名鵝舉，字沖霄，年方一十八歲，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。未及一月，只因春榜動，選場開，魏生別了妻子，收拾行囊，上京應取。臨別時，渾家分付丈夫，『得官不得官，早早回家；休拋閃了恩愛夫妻。』魏生答道，『功名二字，是俺本領前程，不索賢卿憂慮。』別後登程到京，果然一舉成名，榜上一甲第九名，除授京職，到差甚是華豔動人，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，差人接取家眷入京。書上先敘了寒溫及得官的事；後却寫下一行，道是，『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，已討了一個小老婆。專候夫人到京，同享榮華。』

家人收拾書程，一逕到家，見了夫人，稱說賀喜，因取家書呈上。夫人拆

開看了，見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便對家人道，『官人直恁負恩！甫能得官，便娶了二夫人！』家人便道，『小人在京，並沒見有此事，想是官人戲謔之言、夫人到京便知端的，休得憂慮。』夫人道，『恁地說，我也罷了。』却因人舟未便，一面收拾起身，一面尋覓使人，先寄封平安家信到京中去。那寄書人到了京中，尋問新科魏進士寓所，下了家書，管待酒飯，自回不題。

却說魏生接書，拆開來看了，並無一句閒言閒語，只說道，『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，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，早晚同赴京師也。』魏生見了，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，全不在意。

未及收好，外面報說有兩個同年相訪。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，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，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，直至裏面坐下。敘了些寒溫，魏生起身去解手，那同年偶然番桌上書帖，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，故意朗誦起來。魏生措手不及，通紅了臉，說道，『這是沒理的事。』因是小弟戲謔了他，他便

取笑寫來的。」那同年呵呵大笑道，「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。」別了就去。

那人也是一個少年，喜談樂道，兒這封家書一節，頃刻間遍傳京邸。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，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，奏上一本，說是魏生年少不檢，不宜居清要之職，降處外任。魏生懊恨無及。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，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！

這便是一句戲言，撒漫了一個美官。

今日再說一個官人，他只爲酒後一時戲言，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；連累兩三個枉屈害了性命。却是爲着甚的？有詩爲證：

世路崎嶇實可哀，傍人笑口等閒開；

白雪本是無心物，又被狂風引出來。

却說高宗時，建都臨安，繁華富貴，不減那汴京故國。去那城中箭橋左側，有個官人，姓劉，名貴，字君薦。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，到得君薦手中，却是個時乖運蹇。先前讀書，後來看看不濟，却去改業做生意，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，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，又把本錢消折去了。漸漸大房改換小房，賃得兩三間房子，與同渾家王氏，年少齊眉。後因沒有子嗣，娶一個小娘子，姓陳，是陳賣糕的女兒，家中都呼爲二姐。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。至親三口，並無閒雜人在家。

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，鄉里見愛，都稱他，「劉官人，你是一時運限不好，如此落莫。再過幾時，定有個亨通的日子。」說便是這般說，那得有些好處？只是在家納悶，無可奈何。

卻說一日閒坐家中，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，年近七旬，走來對劉官人說道，「家間老員外生日，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走一遭。」劉官人便道，「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，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！」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，打疊個包兒，交與老王背了。分付二姐看守家中，「今日晚了，不能轉回；明日須索回來家。」說了就去。

離城二十餘里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，敍了寒溫。當日坐間客衆，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敍述窮相。到得客散，留在客房裏歇宿。

直到天明，丈人卻來與女婿攀話，說道，「姐夫，你須不是這等算計。」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」。一咽喉深似海，日月快如梭」。你須計較一個常便。我女兒嫁了你一生，也指望豐衣足食，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？」劉官人歎了一口氣，道，「是！泰山在上，道不得個「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」。如今

的時勢，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？只索守困。若去求人，便是勞而無

功。』丈人便道，『這也難怪你說。老漢卻是看你們不過，今日贊助你些少本錢，胡亂去開個柴米店，撰得些利息來過日子，卻不好麼？』劉官人道，『感蒙泰山恩顧，可知是好。』

當下吃了午飯，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，付與劉官人，道，『姐夫且將這些錢收拾起店面。開張有日，我便再應付你十貫。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，待有了開店日子，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，就來與你作賀。意下如何？』

劉官人謝了又謝，馱了錢，一逕出門。到得城中，天色却早晚了，却撞着一個相識，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。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，就與他商量一會，可知是好。便去敲那人門時，裏面有人應諾，出來相揖，便問，『老兄下顧，有何見教？』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。那人便道，『小弟閒在家中，老兄用得着時，便來相幫。』劉官人道，『如此甚好。』當下說了些生意勾當，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，現成盃盤，喫了三盃兩盞。劉官人酒量不濟，便覺有些朦朧起

來，抽身作別，便道，『今日相擾，明日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。』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，作別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若是說話的同年生，並肩長，攔腰抱住，把臂拖回，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，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：

五代史李存孝，漢書中彭越。

卻說劉官人馱了錢，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，已是點燈時分。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，沒一些事做，守到天黑，閉了門，在燈下打瞌睡。劉官人打門，他那裏便聽見？敲了半晌。方纔知覺，答應一聲。『來了！』起身開了門。

劉官人進去，到了房中。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，放在桌上，便問，『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？却是甚用？』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；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；且戲言嚇他一嚇，便道，『說出來，又恐你見怪；不說時，又須通你得

知。只是我一時無奈，沒計可施，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。又因捨不得只典得十五貫錢。若是我有些好處，加利贖你回來；若是照得這般不順溜，只索罷了！」

那小娘子聽了，欲待不信，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；欲待信來，他平日與我沒半句言語。大娘子又過得好，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？狐疑不決，只得再問道，「雖然如此，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。」劉官人道，「若是通知你爹娘，此事斷然不成。你明日且到了人家，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，他也須怪我不得。」

小娘子又問，「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？」劉官人道，「便是把你典與人，寫了文書，喫他的酒纔來的。」

小娘子又問，「大姐姐如何不來？」劉官人道，「他因不忍見你分離，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。這也是我沒計奈何，一言爲定。」說罷，暗地忍不住

笑；不脫衣裳，睡在床上，不覺睡去了。

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，『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？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。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，尋道我家，也須有個下落。』沉吟了一會，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脚後邊。趁他酒醉，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，款款的開了門出去，拽上了門，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，叫做朱三老兒家裏。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，說道，『丈夫今日無端賣我，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。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，既有了主顧，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，也須有個下落。』那隣舍道：『小娘子說得有理。你只顧自去。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。』過了一宵，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。正是。

鰲魚脫却金鈎去，擺尾搖頭再不回。

放下一頭。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，見桌上燈猶未滅，小娘子

不在身邊，只道說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，便喚二姐討茶吃。叫了一回。沒人答應，卻待掙扎來，酒尙未醒，不覺又睡了去。

不想卻有一個做不是的，日間賭輸了錢，沒處出豁，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，卻好到劉官人門首。因是小娘子出去了，門兒拽上不關，那賊略推一推，豁地開了。捏手捏腳，直到房中，並無一人知覺。到得床前，燈火尙明，周圍看時，並無一物可取。摸到床上，見一人朝着裏牀睡去，脚後卻有一堆青錢，便去取了幾貫。不想驚覺了劉官人，起來喝道，你須不盡道理！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來養身活命，不爭你偷了我的去。卻是怎的計結！」

那人也不回話，照面一拳。劉官人側身躲過，便起身與這人相持。那人見劉官人手脚活動，便拔步出房。劉官人不捨，搶出門來，一徑趕到廚房裏，恰待聲張隣舍，起來捉賊，那人急了，正好沒出豁，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，正在手邊，也是人極計生，被他縛起一斧，正中劉官人面門，撲地倒了。又復

一斧，斫倒一邊。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尙饗！

那人便道，『一不做，二不休；却是你來趕我，不是我來尋你索命！』翻身入房，取了十五貫錢，扯條被單包裹停當，拽扎得爽俐。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。

次早，隣舍起來。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，並無人聲息，叫道，『劉官人！失曉了！』裏面沒人答應。捱將進去，只見門也不開。直到裏面，見劉官人劈死在地，『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；小娘子如何不見？』免不得聲張起來。

卻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三老兒說道，『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，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他，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。教我對劉官人說：既有了主顧，可同到他爹娘家中，也討得個分曉。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，便有下列；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，再作區處。』衆人都道，『說得是。』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。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，對那人道，『

昨日好端端出門，老漢贈他十五貫錢，教他將來作本，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？」那去的人道，「好教員外大娘子得知：昨日劉官人歸時，已自昏黑，吃得半酣，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，歸遲歸早。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，衆人推將進去，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；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；小娘子也不見踪跡。聲張起來，卻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，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。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，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，住了一宵，今日徑自去了。如今衆人計議，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；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，若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，直到他爹娘家中，好歹追他轉來，問個明白。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，與劉官人執命。」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，管待來人酒飯，三步做一步，趕入城中不題。

卻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隣舍人家，挨上路去，行不上一二里，早是脚疼走

不動，坐在路旁。卻是一個後生，頭帶萬字頭巾，身穿直縫寬衫，背上馱一個搭膊，裏面卻是銅錢，脚下絲鞋淨襪，一直走上前來。到了小娘子面前，看了一看，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，卻也明眉皓齒，蓮臉生春，秋波送媚，好生動人，正是；

野花偏豔目，

村酒醉人多。

那後生放下搭膊，向前深深作揖；『小娘子獨行無伴，却是往那裏去的？』小娘子還了萬福，道是；『奴家要往爹娘家去。因走不上，權歇在此。』因問；『哥哥是何處來？今要往何方去？』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；『小人是村裏人；因往城中賣了絲帳，討得些錢，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，』小娘子道；『告哥哥則個。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，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，可知是好。』那後生道；『有何不可。既如此說，小人情願伏侍小娘子前去。』

兩個廝趕着，一路正行。行不到三二里田地，只見後面兩個人，腳不點地趕上前來，趕得汗流氣喘，衣服拽開，連叫：『前面小娘子慢走，我却有話說知，』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蹣跚，都立住了腳。後兩個趕到跟前，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，不容分說，一家扯了一個，說道：『你們幹得好事！却走往那裏去？』

小娘子吃了一驚，舉眼看時，却是兩家隣舍。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。小娘子便道：『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，丈夫無端賣我，我自去對爹娘說知。今日趕來，却有何說？』朱三老道：『我不管閑帳。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，你須回去對理。』小娘子道：『丈夫賣我，昨日錢已馱在家中，有甚麼殺人公事？我只是不去，』朱三老道：『好自在性兒！你若真個不去，……』叫起地方：『有殺人賊在此。煩爲一捉！不然，須要連累我們，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！』

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，便對小娘子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小娘子只索回去。小人自家去休。」那兩兩趕來的隣舍，齊叫起來，說道：「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；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，你須也去不得。」那後生道：「却又古怪！

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，偶然伴他行一程，路途上有甚皂絲麗線，要勒掯我同去！

』朱三老道；他家有了殺人公事，不爭放你去了，却打沒頭官司？』

當下怎容小娘子和後生做主？看的人漸漸立滿，都道：「後生！你去不得。你一日間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驚」，便去何妨？」那趕來的隣舍道：「你若不去，便是心虛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。」

四個人只得廝挽着一路轉來。到得劉官人門首，好一場熱鬧！小娘子入去看時，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；床上十五貫錢，分文也不見。開了口合不得，伸了舌縮不上去，那後生也慌了，便道：「我恁的晦氣！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，却做了干連人！」衆人都和鬧着。

正在那裏分豁不開，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癩走回家去，見了女婿屍身，哭了一場，便對小娘道：『你却如何殺了丈夫，劫了十五貫錢逃出去？今日天理昭然，有何理說！』小娘子道：『十五貫錢委是有的。只是丈夫昨晚回來，說是無計奈何，將奴家典與他人，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，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去到他家去。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，先去與爹娘說知。故此趁夜深了，將這十五貫一垛堆兒在他脚後邊，拽上門，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，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。我去之時，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，既然有了主兒，便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。却不知因甚麼殺死在此？』那大娘子道：『可又來！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，養贍妻小，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？』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，勾搭上了人；又見家中好生不濟，無心守耐；又見了十五貫錢；一時見財起意，殺死丈夫。劫了錢，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夜，却與漢子通同計較，一處逃走。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，却有何理說，抵

賴得過？衆人齊聲道：『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。』又對那後生道：『後生！你却如何與小娘謀殺親夫？却暗暗約定在僻靜等候，一同去逃奔他方，却是如何計結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自姓崔，名寧，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。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，因路上遇見小娘子，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。卻獨自一個行走。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，以此作伴同走。却不知前後因依。』

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，搜索他搭膊中，恰好是十五貫錢、一文也不多，一文也不少。衆人齊發喊來，道是：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！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，拐了錢財，盜了婦女，同往他鄉，却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！』

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，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，四隣舍都是證見，一闕都入臨安府中來。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，即便陞堂，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。

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：『相公在上。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，年近六旬，

只生一女。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；後因無子，娶了陳氏爲妾，呼爲二姐。一向三口在家過活，並無片言。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。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住了一夜，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，養贍不起，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。却有二姐在家看守，到得昨夜，女婿到家時分，不知因甚緣故，將女婿斧劈死了。二姐却與一個後生，名喚崔寧，一同逃走。被人追捉到來。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，奸夫淫婦，賊證見在，伏乞相公明斷！」

府尹聽得如此如此，便叫：「陳氏上來！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，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？是何理說！」二姐告道：「小婦人嫁與劉貴，雖是個小老婆，却也得他看承得好；大娘子又賢慧；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？只是昨晚丈夫回家，吃得半酣，馱了十五貫錢進門，小婦人問他來歷，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，將小婦人典與他人，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。又不通我爹娘得知，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。小婦人慌了，連夜出門，走到隣舍家裏借宿一宵，今早一

逕先往爹娘家去。教他對丈夫說：「既然賣我有了主顧，可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，纔走得到半路，却見昨夜借宿的隣家趕來，捉住小婦人回來，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。」

那府尹喝道：「胡說！這十五貫錢，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壻的，你却說是典你的身價，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了。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？定是脫身之計。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，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。你却從實說來！」

那小娘子正待分說，只見幾家隣舍，一齊跪上去告道：「相公的言語，委是青天！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隣第二家的，今早他自去了。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，一面着人去趕，趕到半路，却是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，苦死不肯回來。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；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，到時，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壻做生理的，今者女壻已死，這錢不知從何而去？再

三問那小娘子時，說道他出門時，將這錢一堆兒堆在牀上。却來搜那後生身邊，十五貫錢分文不少。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謀殺？賊證分明，却如何賴得過！

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，就喚那後生上來道：「帝輦之下，怎容你這等胡行！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？劫了十五貫錢？殺死他親夫？今日同往何處？從實招來！」那後生道：「小人姓崔，名寧，是鄉村人氏。昨日往城中賣了絲，賣得這十五貫錢。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，並不知他姓甚名誰，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？」府尹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！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！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，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！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。況且他妻莫愛，他馬莫騎，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，卻如何與他同行同宿？你這等頑皮賴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。拷打一頓。

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佑人等，口口聲聲咬他二人；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。拷訊一回，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，只得屈招了，說是一時見財起意，殺死親夫，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。左鄰右舍都指畫了十字。將兩人大枷枷了，送入死囚牢裏；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。——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，也還不夠哩！

府尹疊成文案，奏過朝廷。部覆申詳，倒下聖旨，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，謀財害命，依律處斬。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，大逆不道，凌遲示衆，當下讀了招狀，大牢內取出二人來，當廳判一個『斬』字，一個『剮』字，押赴市曹行刑示衆。兩人渾身是口，也難分說。正是：

啞子漫嘗黃蘗味，難將苦口對人言。

看官聽說：這段公事，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，他兩人須逃

走他方，怎的又去隣舍人家借宿一宵，明早，又走到爹娘家去，却被人捉住了？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。誰想問官糊塗，只圖了事；不想捶楚之下。何求不得？冥冥之中，積了陰騭，遠在兒孫近在身，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。所以做官的不可率意斷獄，任情用刑，也要求個公平明允。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，斷者不可復續。可勝歎哉！

閒話休題，却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，設個靈位守孝，過日，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。大娘子說道，『不要說起三年之久，也須到小祥之後。』父親視應允自去。

光陰迅速，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，將近一年。父親見他守不過，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，說，『叫大娘子收拾回家，與劉官人做了週年，轉了身去罷。』大娘子沒計奈何，細思父言，亦是有理；收拾了包裹，與老王背了，與隣舍家作

別。暫去再來。一路出城，正值秋天，一陣烏風猛雨，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，不想走錯了路。正是：

豬羊走屠宰之家，一脚脚來尋死路。

走入林子裏去，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，「我乃靜山大王在此！行人住脚。須把買路錢與我！」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驚不小。只見跳出一個人來：

頭帶乾紅回面巾，身穿一領舊戰袍，腰間紅絹搭膊裹肚，脚下蹬

一雙烏皮皂靴，手執一把朴刀。

舞刀前來。

那老王該死，便道，「你這剪選的毛團！我須是認得你！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！」一頭撞去。被他閃過空，老人家用力猛了。撲地便倒。那人大怒道，「這牛子好生無禮！」連搠一兩刀，血流在地，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。

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，料道脫身不得；心生一計，叫做『脫空計』，拍手叫道，『殺得好！』那人便住了手，睜圓怪眼，喝道：『這是你甚麼人？』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，『奴家不幸，喪了丈夫；却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，只會吃飯。今日却得大王殺了，也替奴家除了一害。』

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，又生得幾分顏色，便問道，『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？』大娘子尋思，無計可施，便道，『情愿伏侍大王。』

那人回嗔作喜，收拾了刀杖，將老王尸首擡入澗中；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，甚是委曲。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，拋向屋上去，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。到得草堂之上，分付殺羊備酒，與劉大娘子成親。兩口兒且是說得着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不想大王得了劉大娘子之後，不上半年，連起了幾主大財，家間也豐富了。

大娘子甚是有識見，早晚用好言語勸他，「自古道：『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上亡。』」你我兩人，下半世也夠吃用了，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，終須不是好結果。却不道是「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。」不若改行從善，做個小經紀，也得過養身活命。」

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，果然回心轉意，把這門道路撇了；却去城市間，賃下一處房屋，開了一個雜貨店。遇閒暗的日子，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赴齋。忽一日在家閒坐，對那大娘子道，「我雖是個剪選的出身，却也曉得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，將來過日子。後來得有了你，一向不大順溜。今已改行從善，閒來追思既往，正會枉殺了兩個人，又冤陷了兩個人，時常挂念，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們，一向不曾對你說知。」大娘子便道，「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？」那大王道：「一個是你的丈夫，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。他來撞我，我殺却了他。他須是個老人家，與我往日無仇；如今又謀了他的老婆。他

死也是不肯甘心的。」大娘子道，「不恁的時，我却那得與你厮守？這也是往事，休題了。」又問，「殺那一個又是甚人？」那大王道，「說起來這個人，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。且又帶累了兩個無辜償命！是一年前，也是賭輸了。身邊並無一文，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。不想到一家門首，見他門也不門，推進去時，裏面並無一人。摸到門裏，只見一人醉倒在牀，脚後却有一堆銅錢。便去摸他幾貫，正待要走，却驚醒了那人。起來說道，「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，不爭你偷去了。一家人口都是餓死。」起身搶出房門，正待聲張起來，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，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脚邊，這叫做「人急計生」，綽起斧來，喝一聲道，「不是我，便是你！」兩斧劈倒。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。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，與那一個後生，喚做崔寧，冤枉了他謀財害命，雙雙受了國家刑法。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，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；早晚還要超度他，也是該的。」

那大娘子聽說，暗暗地叫苦，「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斷殺了！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戮。思量起來，是不合當初做弄他兩人償命。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。」當下權且歡天喜地，並無他說。明日捉個空。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。

那時換了個新任府尹，纔得半月，正值陞廳，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。劉大娘子到於階下。放聲大哭；哭罷，將那大王前後所爲，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，含糊了事，却將二姐與那崔寧朦朧償命；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，奸騙了奴家，今日天理昭然，一一是他親口招承，伏乞相公高抬明鏡。昭雪前冤！說罷又哭。

府尹見他情詞可憫，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，用刑拷訊，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。卽時間成死罪，奏過官裏。

待六十日限滿。倒下聖旨來；勘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，連累無辜，準律殺一

家非死罪三人者，斬加等決不待時；原問官斷獄失情，削職爲民；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，有司訪其家，諒行優恤；王氏既係強徒威逼成親，又能伸雪夫冤，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，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。

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，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寧，大哭一場。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，自己朝夕看經念佛，追薦亡魂，盡老百年而終。有詩爲證：

善惡無分總喪軀，只因戲語釀災危，

勸君出語須誠實，口舌從來是禍基！

馮玉梅團圓

簾捲水西樓，

一曲新腔唱打油，

宿雨眠雲年少夢，

休謾，

且盡生前酒一甌。

*

明日又登舟，

却指今宵是舊遊；

同是他鄉淪落客，

休愁，

月子彎彎照幾州。

這首詞末句乃是借用吳歌成語。吳歌云：

月子彎彎照幾州，幾家歡樂幾家愁。

幾家夫婦同羅帳，幾家飄散在他州！

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，述民間離亂之苦。只爲宣和失政，奸佞專權；延至靖康，金虜凌城，擄了徽欽二帝北去；康王泥馬渡江，棄了汴京，偏安一隅，改元建炎。其時，東京一路百姓。懼怕韃虜，都跟隨車駕南渡，又被虜騎追趕，兵火之際，東逃西躲，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！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。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，民間把作新聞傳說。正是：

劍氣分還合，荷珠碎復圓。

萬般皆是命，半點盡由天。

話說陳州有一人，姓徐，名信，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。娶妻崔氏，頗有容色。家道豐裕，夫妻正好過活。却被金兵入寇，二帝北遷，徐信共崔氏商議，此地安身不牢，收拾細軟家財，打做兩個包裹，夫妻各背了一個，隨着衆百姓曉夜奔走。行至虞城，只聽得背后喊聲振天，只道韃虜追來，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。只因武備久弛，軍無紀律，教他殺賊，一個個膽寒心駭，不戰自走；及至遇着平民，搶擄財帛子女，一般會揚威耀武。

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，那潰兵如山而至，寡不敵衆，捨命奔走，但聞四野號哭之聲，回頭不見了崔氏，亂軍中無處尋覓，只得前行。行了數日，歎了口氣，沒奈何只索罷了。行到睢陽，肚中飢渴，上一個村店，買些酒飯。原來離亂之時，店中也不比往昔，沒有酒賣了；就是飯，也不過粗糲之物。又怕衆

人搶奪，交了足錢，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。

徐信正在數錢，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。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徐信且無數錢，急走出店來看，果見一婦人，單衣蓬首，露坐於地上。雖不是自己的老婆，年貌也相彷彿。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，以己度人，道，「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。」不免上前問其來歷。婦人訴道，「奴家乃鄭州王氏，小字進奴。隨夫避兵，不意中途奔散。奴孤身被亂軍所掠，行了兩日一夜，到於此地，兩脚俱腫，寸步難移。賊徒剝取衣服，棄奴於此。衣單食缺，舉目無親，欲尋死路，故此悲泣耳。」徐信道：「我也在亂軍中井不見了妻子，正是同病相憐了！身邊幸有盤纏；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裏住幾日，將息貴體，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，就便訪取尊夫。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婦人收泪而謝道，「如此甚好。」

徐信解開包裹，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；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飲食，借半間房

子做一塊兒安頓。徐信慇懃勤勤，每日送茶送飯。婦人感其美意，料道尋夫訪妻，也是難事；今日一鰥一寡，亦是天緣，熱肉相湊，不容人不成就了。

又過數日，婦人脚不痛了，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，上路直達建康。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卽位，改元建炎，出榜招軍。徐信去充了個軍校，就於建康城中居住。

日月如流，不覺是建炎二年。一日，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，天色已晚，婦人口渴，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。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，見婦人入來，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，目不轉睛。婦人低眉下眼。那個在意。徐信甚以爲怪。

少頃，喫了茶，還了茶錢出門，那漢又遠遠相隨。比及到家，那漢還站在門首，依依不去。徐信心頭火起，問道，「什麼人？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？」那漢拱手謝罪道，「尊兄休怒，某有一言奉詢。」徐信忍氣尙未息，

答應道，「有什麼話就講罷！」那漢道，「尊兄倘不見責，權借一步，某有實情告訴。若還噴怪，某不敢言。」

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裏。那漢臨欲開口，又似有難言之狀。徐信道，「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，有話不妨盡言。」那漢方纔敢問道，「適纔婦人是誰？」徐信道，「是荆妻。」那漢道，「娶過幾年了？」徐信道，「三年矣。」那漢道，「可是鄭州人，姓王，小字進奴麼？」徐信大驚道，「足下何以知之？」那漢道，「此婦乃吾之妻也。因兵火失散，不意落於君手！」

徐信聞言，甚跼蹐不安，將自己虞城失妻，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。『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，初不曉得是尊閻。如之奈何？』那漢道，「足下休疑，我已別娶渾家，舊日伉儷之盟，不必再題。但倉忙拆開，未及一言分別；倘得暫會一面，敘述悲苦，死亦無恨。」

徐信亦覺心中悽慘，說道，「大丈夫腹心相照，何處不可通情？明日在舍下相候。足下既然別娶，可攜新闈同來，做個親戚，庶於鄰里耳目不礙。」那漢歡喜拜謝。臨別，徐信問其姓名。那漢道，「吾乃鄭州劉俊卿是也。」

是夜，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。進奴思想前夫恩義。暗暗偷泪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到天明，盥漱方畢，劉俊卿夫婦二人到了。徐信出門相迎，見了俊卿之妻，彼此驚駭，各各慟哭。原來俊卿之妻，卻是徐信的渾家崔氏。自虞城失散。尋丈夫不着，却隨個老嫗同至建康。解下隨身簪珥，賃屋居住。三個月后，丈夫並無消息。老嫗說他終身不了，與他爲媒，嫁與劉俊卿。

誰知今日一雙兩對，恰恰相逢，真個天緣湊巧！彼此各認舊日夫妻，相抱而哭。當下徐信遂與劉俊卿八拜爲交，置酒相待。至晚，將妻子兌換，各還其舊。從此通家往來不絕。有詩爲證：

夫換妻來妻換夫，這場交易好糊塗，

相逢總是天公巧，一笑燈前認故吾。

此段話題做『交互姻緣』，乃建炎三年，建康城中故事。同時又有一事，叫做『雙鏡重圓』，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，論起夫義婦節，有關風化，到還勝似幾倍。正是：

話須通俗方傳遠，

語必關風始動人。

話說高宗建炎四年，關西一位官長，姓馮，名忠翊，職授福州監稅。此時七閩之地，尙然全盛。忠翊帶領家眷赴任，一來福州憑山負海，東南都會富庶之邦；二來中原多事，可以避難。於本年起程，到次年春間，打從建州經過。

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，爲東閩之勝地。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：

洛陽三月花如錦，

偏我來時不遇春。

自古『兵荒』二字相連，金虜渡河，兩浙都被他殘破；閩地不遭兵火，也就見個荒年。此乃天數。

話中單說建州飢荒，斗米千錢，民不聊生。却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，糧餉要緊，官府只顧催征上供，顧不得民窮財盡。常言『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』，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，又被官府鞭笞傷勒，禁受不過，三三兩兩逃入山間，相聚爲盜。『蛇無頭而不行』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。此人姓范，名汝爲，仗義執言，救民水火。羣盜從之如流，嘯聚至十餘萬，無非是：

風高放火，月黑殺人，

無糧同餓，得肉均分。

官兵抵當不住，連敗數陣。

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，自稱元帥，分兵四路抄

掠。范氏門中子弟，都受僞號，做領兵官將。汝爲族中有個姪兒，名喚范希周，年二十三歲，自小學得一件本事，能識水性，伏得水底三四晝夜，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鳧兒。原是讀書君子，功名未就，被范汝爲所逼，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，先斬首示衆。希周貪了性命，不得已而從之，雖在賊中，專以方便救人爲務，不做劫掠勾當，賊黨見他凡事畏縮，就他鳧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鳧。是笑他無用的意思。

再說馮忠翊有個女兒，小名玉梅，年方二八，生得容顏清麗，情性溫柔，隨着父母福州之任。來到這建州相近，正遇着范賊一枝游兵，劫奪行李財帛，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。馮忠翊失散了女兒，無處尋覓，嗟歎了一回，祇索赴任去了。

單說玉梅脚小伶仃，行走不動，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。玉梅啼啼哭哭，范

希周中途見而憐之，問其家門。玉梅自敘乃是官家之女。希周遂叱開軍士，親解其縛，留至家中，將好言撫慰，訴以衷情：『我本非反賊，被族人逼迫在此；他日受了朝廷招安，仍做良民。小娘子若不棄卑末，結爲眷屬，三生有幸。』玉梅本不願相從，落在其中，出於無奈，只得允許。

次日，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爲。汝爲亦甚喜。希周送玉梅於公館，擇吉納聘。希周有祖傳寶鏡，久是兩鏡合扇的，清光照徹，可開可合，內鑄成『鴛鴦』二字，名爲『鴛鴦寶鏡』，用爲聘禮，遍請范氏宗族，花燭成婚：

一個是衣冠舊裔，一個是閨閣名妹；一個儒雅丰儀，一個溫柔性格；一個縱居賊黨，風雲之氣未衰，一個雖作囚俘，金玉之姿不改；綠林

此日稱佳客，紅粉今宵配吉人。

自此夫妻和順，相敬如賓。自古道：『瓦罐不離井上破』，范汝爲道下迷天大罪，不過乘朝廷有事，力兵不及。豈期名將張所岳飛張俊張浚吳玠吳玠等

屢敗金人，國家粗定，高宗卜鼎臨安，改元紹興。是年冬，高宗命韓蘄王韓世忠的，統領大軍十萬，前來討捕。范汝爲豈是韓公敵手？只得閉城自守。韓公榮長圍以困之。原來韓公與馮忠翊先在東京有舊；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，知馮公在福州爲監稅官，必知閩中人情土俗。其時將帥專征的，都帶有空頭勅，遇有地方人才，聽憑填勅委用。韓公遂用馮忠翊爲軍中都提轄，同駐建州城下，指麾攻圍之事。城中日夜號哭，范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，都被官軍殺回，勢甚危急。玉梅向丈夫說道：『妾聞『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』妾被賊軍所掠，自誓必死；蒙君救拔，遂爲君家之婦，此身乃君之身也。大軍臨城，其勢必破，城旣破，則君乃賊人之親黨，必不能免，妾願先君而死，不忍見君之就戮也。』引牀頭利劍，便欲自刎。希周慌忙抱住，奪去其刀，安慰道：『我陷在賊中，原非本意。今無計自明，玉石俱焚，已付之於命了！你是官家兒女，擄劫在此，與你何干？』韓元帥部下將士，都是北人；你也是北人

；言語相合，豈無鄉面之情？或有親舊相逢，宛轉聞知於令尊，骨肉團圓，尙不絕望。人命至重，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？」玉梅道：「妾倘有再生之日，妾誓不再嫁。便恐被軍校所擄，妾寧死於刀下，決無失節之理。」希周道：「承娘子志節自許，吾死亦瞑目。萬一爲漏網之魚，苟延殘喘，亦誓願終身不娶，以答娘子今日之心。」玉梅道：「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，妾與君共分一面，牢藏在身，他日此鏡重圓，夫妻再合。」說罷，相對而泣。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說的話。

到紹興二年春正月，韓公將建州城攻破，范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。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，只有范氏一門不赦。范氏宗族，一半死於亂軍之中，一半被大軍擒獲，獻俘臨安。玉梅見勢頭不好，料道希周必死，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，解下羅帕自縊。正是：

寧爲短命全貞鬼，

不作偷生失節人。

也是陽壽未終，恰好都提轄馮忠翊領兵過去，見破屋中有人自縊，急喚軍校解下，近前觀之，正是女兒玉梅。玉梅死去重甦，半晌方能言語。父子重逢，且悲且喜。玉梅將賊兵打劫，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，述了一遍。馮提轄默然無語。

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，安民已定，同馮提轄向臨安面君奏凱。天子論功升賞，自不必說。

一日，馮公與夫人商議，女兒青年無偶，終是不了之事；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。玉梅述與丈夫交誓之言，堅意不肯。馮公又道：『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，一時無奈。天幸死了，出脫了你，你還想他怎麼？』玉梅含泣而告道：『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，爲人所逼，實非得已。他雖在賊中。每行方便，不

做傷天理的事；倘若天公有限，此人必脫虎口。大海浮萍，或有相逢之日。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，侍養二親，便終身守寡，死而不怨。若必欲孩兒改嫁，不如容孩兒自盡，不失爲完節之婦。」馮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。也不去逼他了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。馮公累官至都統制，領兵在封州鎮守。

一日。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，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。馮公延於廳

上，問其地方之事，敘話良久方去。玉梅在後堂簾中竊窺，等馮公入衙，問

道：「適纔賀公牒來的何人？」馮公道：「廣州指使賀承信也。」玉梅道：

「奇怪！看他言語行步，好似建州范家郎君。」馮公大笑道：「建州城破，

凡姓范的都不赦，只有枉死，那有枉活？廣州差官自姓賀，又是朝廷命官，並

無分毫干惹。這也是你妄想了！侍妾聞知，豈不可笑？」玉梅被父親搶白

了一場，滿面羞漸，不敢再說。正是：

只爲夫妻情愛重，

致令父女語參差。

過了半年，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馮公衙門。玉梅又從簾下窺視，心中懷疑不已，對父親說道：「孩兒今已離塵奉道，豈復有兒女之情？但再三詳審，廣州姓賀的，酷似范郎。父親何不召至後堂，賜以酒食，從容叩之？范郎小名 猷兒。昔年在圍城中，情知必敗，有鴛鴦鏡各分一面，以爲表記。父親呼其小名，以此鏡試之，必得其真情。」馮公應承了。

次日，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。馮公延至後堂，置酒相款。飲酒中間，馮公問其鄉貫出身。承信言語支吾，似有羞愧之色。馮公道：「猷兒非足下別號乎？老夫已盡知矣，但說無妨也。」

承信求馮公屏去左右，卽忙下跪，口稱死罪。馮公用手挽扶道：「不須如此。」承信方敢吐膽傾心，告訴道：「小將建州人，實姓范。建炎四年，宗

人范汝爲煽誘飢民，據城爲叛，小將陷於賊中，實非得已。後因大軍來討，攻破城池，賊之宗族，盡皆誅戮。小將因平昔奸行方便，有人救護，遂改姓名爲賀承信，出就招安。紹興五年，撥在岳少保部下，隨征洞庭湖賊楊么。岳家軍都是西北人，不習水戰；小將南人，幼通水性，能伏水三晝夜，所以有范鯨兒之號。岳少保親選小將爲前鋒，每戰當先，遂平么賊。岳少保薦小將之功，得受軍職，累任至廣州指使。十年來，未曾洩之他人。今旣承鈞問，不敢隱諱。」

馮公又問道：「令孺人何姓？是結髮還是再娶？」承信道：「在賊中時，曾獲一官家女，納之爲妻。踰年城破，夫妻各分散逃走，曾相約苟存性命，夫不再娶，婦不再嫁。小將後來到信州，又尋得老母。至今母子相依，止留一粗婢炊爨，未曾娶妻。」

馮公又問道：「足下與先孺人相約時，有何爲記？」承信道：「有鴛鴦寶

鏡，合之爲一，分之爲二，夫婦各留一面。」馮公道：「此鏡尙在否？」承信

道：「此鏡朝夕隨身，不忍少離。」馮公道：「可借一觀。」

承信揭開衣袂，在錦裏肚繫帶上，解下一個繡囊，囊中藏着寶鏡。馮公取觀；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，儼如生成。

承信見二鏡符合，不覺悲泣失聲。馮公感其情義，亦不覺泪下，道：「足

下所娶，卽吾女也。吾女現在衙中。」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，各各

大哭。馮公解勸了，且作慶賀筵席。是夜，卽留承信於衙門歇宿。

過了數日，馮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；卽令女兒相隨到廣州住所同居

後一年，承信任滿，將赴臨安，又領妻玉梅同過封州拜別馮公。馮公備下

千金牀奩，差官護送。

承信到臨安，自諒前事年遠，無人推剝，不可使范氏無後，乃打通狀到禮部，復姓不復名，改名不改姓，叫做「范承信」。後累官至兩淮留守，夫妻偕

老，其鴛鴦二鏡，子孫世傳爲至寶云。

後人評論范欸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，好行方便，救了許多人性命。今日死裏逃生，夫妻再合，乃陰德積善之報也。有詩爲證：

十年分散天邊鳥，一旦團圓鏡裏鴛；

莫道浮萍偶然事，總由陰德感皇天。

編輯者 神州國光社

本書輯錄 李 華 卿

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

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
上海福州路
三八四弄四號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

實價

S.2
404047
(2.7)



10/20

823

404047
(2.7)